

PL 3090 JFENG

# 485 蕉風 双月刊



【马来文学界的华裔作家】特辑

1955 年创刊



【编辑室报告】 1

【蕉风信箱】 2

【马来文学界的华裔作家】特辑

①碧澄：擅用马来文写作的华裔作者 4

祝家丰：长屋声响 10

——Jong Chian Lai 的短篇小说评介

庄华兴：吁叹千遍 14

——Lim Swee Tin 的人道主义书写初探

生命·生活与人道 20

——访问 Lim Swee Tin

庄华兴(译)：我家的老人们 / 怀念 / 茅草湖 27

在雅加达 mercantile club 看自画像 28

蓝十三(译)：少年血气 28

刘敬文(译)：最后一季 29

王俊魁(译)：拆堡 34

【创 作】 许梦生：普通男人 44

杨际光：归依 50

程可欣：伦敦玫瑰，最后一个盛夏 50

释开御：拉萨 sayang 51

张永修：饮酒诗 52

【新 人 馆】 洁翎：清晨阅报 53

惠婉：摧 53

周擎宇：回家 / 不要怀疑 54

莫泽明：记忆 / 股市 54

曹伟：迷惑 / 乌托邦 55

阿达：家乡的感觉 55



【蕉风人物】 ①林春美：“内”有乾坤 56

——访问鲁枢元教授

【文学外景】 鲁枢元：当代中国文坛五大“板块” 60

黄锦树：永远在——永远不在 62

——读朱天心的〈古都〉

【姚拓自传】 姚拓：十年军旅 西南东北(上) 67

【蕉风记忆】 苍松：学生周报，学友会，蕉风和我(上) 72

【寻找诗人】 成绩揭晓 76

得奖名单 77

成绩解读 78

“诗乐园”画页 79

陈瑞献：冯今松的水墨画 封底内页

48





贈  
閱

## 编辑室报告

马 华文学，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还是马来西亚  
华人文学？就如“国家文学”，一样，不同的人有  
各自认为“应该”、或先验性接受了的不容再作他想  
的定义，恐怕一时间也难以达致绝对的共识。

在“马华文学”与“国家文学”临界点上的族类  
——用马来文创作的华裔作家们，他们如何归  
类自己的文学属性？他们的成就如何？国家“主流”  
文学界又如何评价他们？【马来文学界的华裔作家】  
特辑从概括性的介绍，到对小说与诗两大领域的代  
表人物 Lim Swee Tin 和 Jong Chian Lai 的评述、访问  
及翻译等方面切入这个我们一向都可能甚少接触或  
关心的世界。因为篇幅问题，可以容纳的翻译作品非  
常有限，只希望日后还可以陆续给读者介绍出色的  
马来文学创作。这个特辑得以推出，必须感谢诸多评  
者及译者给予的协助，其中，庄华兴和祝家丰更是提  
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本 期开始推出【文学外景】栏目，以评介外国文  
学创作 / 现象为主，希望可起“他山之石”之用  
。本栏目公开征稿，文长以不超过四千字为宜。

484 期【诗专号】获得热烈回响，除了引发一场  
难忘的“诗乐园”，更有让许多人“疑神疑  
鬼”的“寻找诗人”游戏。特此感谢方正有限公司、十  
方出版社、东方企业及大将书行的赞助。✍

蕉風 (52892-H)

FP 595/12/97

M.I.T.A. (P)

No.271/12/97

编辑顾问 ■ 白 堃、郑良树  
梅淑贞、紫一思  
陈瑞献、小 曼  
永乐多斯

编 辑 ■ 姚 拓  
许友彬、李锦宗  
小 黑、朵 拉

执行编辑 ■ 林春美

美术设计 ■ 雨林小站

封面摄影 ■ 李丽娟

编辑部、出版 ■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5755890

Fax: 03-5757194

E-mail: malayap@pojaring.my

印 刷 ■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售 价 ■ RM 5.00





蕉風信箱  
MALAYSIA

雨川 24/3/98 来信:

你是我所知道的编辑里最好的一个。从你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中可以得到证明。希望回我这封信,不会浪费你宝贵的时间。〈罗妹〉这篇拙作,是从我一篇失败了的作品中抽出一些情节重写的。实在欠缺了许多东西。经你提醒,我决定把篇失败的参赛作品重新写过。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写,比如时代拉近,就写近代的人和事。这我会尝试。只是,近来得我觉得写作很辛苦。一篇短短的作品,往往要经过辛苦经营,重写改写多次,仍无法令自己满意。看别人挥挥洒洒,潇洒成文,实在令人羡慕。这不知是不是自己灵感枯竭?我真担心,自己已到身衰力竭之龄。另随函寄上拙作〈林火〉,敬请指教。我有自留底稿。如有不便,可以不必退稿。只盼来信,或能勉励起一点信心,再为蕉风与马华现代文艺薄尽余力。

(编者回信) 你对文学创作的认真与诚意让我尊敬。我很愿意多给你写信,也希望其他作者、读者、评者能多以作品或信件交流,彼此勉励,

互相取暖,一起进步。

杨际光 26/4/98 来信:

天平姚拓兄:

接来信,知道故人无恙,不知多么高兴。

我们这些年来,虽然东奔西跑,生活实际也没有多大改变,尤其对老朋友时常非常想念。自己当然老了不少,也多了一些病痛,虽然尚无大碍。

我在不做皮匠前曾写了几篇稿,自己做个纪念,应香港旧友刘以鬯索稿,去年在他编的《香港文学》月刊先后发表。这本杂志不知在马来西亚发行否?现在先把前几篇多印寄上,如觉仍可刊出,就应命给蕉风吧。如不便再登,绝无关系,就“投篮”好了,弟绝不介意。

(姚拓按) 活跃于 60 或 70 年代的作家们相信都知道“杨际光”这个名字。杨际光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50 年代移居香港,是香港名报人之一,与金庸、刘以鬯都是好友。1960 年左右来马,先在学报担任副编辑、总编辑,后在新明日报、建国日报担任总编辑,与马来西亚

的华文报章有广泛的接触与因缘。1925 年左右移居美国,仍担任建国日报驻美特派员之职。此后二十余年,他似乎从此淡出文学界,不再执笔写文章,也不再写诗写文学评论。今年(1998)初,我经过多次辗转的寻找,终于找到了际光兄的地址,特地向他约稿,请他写一些这么多年来在美的生活概况,为什么一个担任过多间报社总编辑的人,在美国却忽然侧身于修鞋者的行业?现在,际光兄先把他两年前写文章寄在蕉风上,等于是向马来西亚的文友们致一封亲切的问候函件。信后还附来一首未曾发表新诗〈归依〉,可以概略的说明他的心情。际光兄以前写诗时,用的笔名是贝苔娜,曾出版诗集《两天集》。

程可欣 23/5/98 来信:

真抱歉,你接编以来第一次仔细读《蕉风》,有种再续前缘的感觉。然而这“旧情人”益发俊朗出色了。

于是我有再写诗的冲动。停笔十多年,一切重新开

始,写了这首诗,趁末后悔前寄给你。

我蛮喜欢《少年蕉》,那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也喜欢张光达的【宠物店】简直是造福年轻作者群。

(编者回信)“旧情人”带着十多岁的小孩(《少年》)还能让你“冲动”,除了感动,我还能说些什么?

陈瑞献 25/5/98 传真:

晨电你办公室,你还未到。要跟你讲蕉风诗专号一册敬收,一直放在身边细读。谢谢你给我们准备了这样丰美的盛宴。蕉风从选稿,设计到校对,都十分出色,可喜可贺。

日前传来有关冯今松短文之传真亦收悉。你工作繁,请多多珍重。

(编者回信) 收到你的传真,心情漂亮了好多天。有你这样的作者和读者,是蕉风的荣幸。

邱琲钧 29/5/98 来信:

除了深深感谢之外,真不知如何对你说了。

诗专号我略略看过,我不允许自己埋头去看,因为我



看书速度很快，一快就会忽略一些东西；而且若我一下子杀光了书内容，好一阵子又会闹阅读荒了，所以很节制吝啬的看。

很不错的专号，我尤其喜欢封面的摄影，（又很自恋地/恋自己的诗。嘿！嘿！）全部都是好作，真是盛会！只是少了赵少杰。那首〈换季〉被用来“游戏”，对眼明的人来说，一看就看出是我了。因为是编号1，又点明了身在外国——换季，——养好神来玩游戏，一看是“洋味重”的诗，推理下又想想一下，十之八九会知道是我了。

这游戏，我也想玩，但我能力有限，大概只能看出陈强华，张玮翎及吕育陶的诗。若可以，我会在20-6-98前参加这比赛。

下期要如何弄？祝你编蕉风编得一期比一期上手一期比一期出色！马华文坛要有一本“老少”咸宜的文学读物，以前有《蕉风》、《椰子屋》、《青梳小站》，前者给老一辈，后者给少一辈。现在希望蕉风在你手上会成两辈共同的读物，而我相信你会。这很重要。

少年蕉风的响应不错

吧？我也很专心的看张光达先生的【宠物店】。让他给我上课。他的“店”应该对青少年一代、新人很有帮助，以前强华也是如此教我们的，只是没张先生详细。陈强华对我们的教导胜在面对面。对了，看到自己一些诗句被他用作“例子”很感光荣。我本性邋塌随心，看到有人看我的劣作，会很忘形开心的。虽然仅此多看两眼。我很三寸的，会为小事开心很长的时间，请别笑我！

无论如何，希望新一代会闪因少年蕉风而人材辈出。

（编者回信）最近收到多封你从意大利寄来的信，知道在千里外的某间“洋”房里，蕉风很被珍惜。少年蕉风是我疼爱的，谢谢你也喜欢。

张锦忠2/6/98来信：

记得那天晚上你说的，希望将来别人骂某时期的蕉风烂时，不会是在骂你。看了一、二及五、六月的新蕉风，（对了，我没有收到三、四月号呢，可否补寄？）我想说的是，绝不会有人说你编得烂的。

不过，拜托弄个网站或

email吧，这样你每天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到更多的response。庄若的《椰子屋》就有上网呢，虽然我还没看过，但是在email上给你寄稿，省时又方便。

诗专号很好，只是译诗弱了点（这要怪我们这班在国外的人。）少了林建国与黄锦树的稿，锐气也少了些，但四平八稳，比482期进步多了，版面及其他。总之，再接再励。

我很忙，很忙，但是看到这样的蕉风，总是想给你写点诗文或译点什么。再过一阵子放暑假时吧，先给你这封信好了。

（编者回信）也还记得那天晚上你问我：你做那么多份工作，有多少时间留给蕉风？我还是答不出来，即使现在。忙蕉风的时候，晨昏是失去“时间性”的。或者我跟你说明我的心情吧：单纯面对蕉风的时候，我很快乐。然而半年下来，我知道快乐是要付出代价的。什么？下次回马看看我的黑眼圈。或许，那就叫时间（/时间的失控）吧。

p/s: 蕉风的email是malayap@po.jaring.my

房斯倪6月来信：

已经收到蕉风484，阅读毕，惊喜不已。可见编辑用心之稠密、紧凑以及蕉风改革后的诚意。耳目一新不说，诚意拢络老、中、青三代于一堂，以达互辅互成之用，构想足见勇气。三期来都维持在水平上，本期尤见突出，可说是越办越好。希望你越办越开心，读者如我也越读越开心。

“寻找诗人有奖游戏”很有趣，与朋友阅得兴意盎然，玩心大起。构想人的主意新颖、奇趣。又可窥见构想人“居心叵测”并“司马昭之心”地想要混淆众人耳目、视听。

另外一提杨嘉仁，非常喜欢他的文字。

如果每年五/六月号的蕉风都应诗人节而办诗专号，我们就有福了，精神胃袋一定装得满满的，便于“反昧”。

（编者回信）不管是编的写的，被人喜欢的感觉总是愉快的。（杨嘉仁，记得跟人家说谢谢。）



# 擅用马来文写作的 华裔作者

◎ 碧澄

老实说，华裔作者的作品至今仍未受到马来批评界认真而深入地研究，也许碍于情面或鼓励重于一切而产生褒多于贬的现象。华人社会和文艺界漠视他们的表现，主要由于对他们的无知。

## 1.

我敢肯定，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以前，已有华裔人士通过正式的管道学习马来文，包括进入马来学校或设在英国的大专。例如曾任雪隆华小督学的黄丝连，于1952年到英国戈比学院受训，兼修马来文，1956年回国后，与其他教师在马六甲英华学校继续进修，马来文造诣不差。另一位是曾在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任讲师的谭剑明。这种人，在我国独立前已整装，独立钟声一响即派上用场，十分吃香，不在话下。他们将其学习马来文的经验写成文章，教导较年轻的一辈。

根据历史记载，远在十九世纪末年，已有人着手以马来文推介华文古典与通俗小说。曾锦文是其中之佼佼者，翻译了《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包公案》、《今古奇观》等作品。不过其译文水平不高，所翻译的作品只及部分而且尚属片面，对马来民族影响不大，反而是娘惹峇峇以此充作吸收中国文学营养的途径。这些译者，或拜师，或自修，只能用马来文作为介绍华人文化的工具，还未达到用来创作的地步，最多是写马来班顿或情歌而已。

能够用马来文来写作的华人，应于国家独立前后逐渐出现。我想，以1960年开始到1998年这38年期间，谈谈擅用马来文写作的华裔作者，一方面是探讨，另一方面是总结（再过两年将是廿世纪的结束），是不无意义的一件事。如以1960年2月份的《语文月刊》（Dewan Bahasa）为开端，而以第七届母语为非马来语作者马来短篇小说创作赛为结束，虽有点儿草率之嫌，却相当有比较性，其中可看出前后的变化，或许也可以此看出日后发展的概况。



1960年2月号《语文月刊》是配合“国语周”(Minggu Bahasa Kebangsaan)而出版的专辑(特大号),除局长(赛纳西尔)献词和社论外,各文都与马来文的学习或马来文学评论有关,比例也着实“少见”——计有外籍马来文专家2篇、马来学者或作者5篇(一篇为文西阿都拉对马来语文的见解的摘录,一篇由卡森·阿末评马来长篇小说《漫游客》[Musaafir]),两篇印裔作者的作品(一篇为马来古体诗作),十篇为华裔作者所写,他们是:

1. 吴平裕 (Goh Peng Joo) (两篇), 檳城培吉美以美学校教师。
2. 郭钦荣 (Kwok Yim Weng), 檳城番禺会馆主席。
3. 黄丝连 (Wong Tee Lian), 马六甲高级中学教师。
4. 钟启昌 (Norbet Chong Kai Chong), 吉隆坡汽车中心管理。
5. 谢鸿仪 (Seah Hong Ghee), 瓜拉立卑克里福学校教师。
6. 林亚昌 (Lim Ah Chiang), 新山师训中心学员。
7. 苏 SL (S.L.Su), 瓜拉丁加奴中华维新小学教师。
8. 黄灵 (Wong Ling) (笔名), 在新加坡受教育的女士。
9. 郑福泰 (Tay Hock Tai), 麻坡英校学生。

这九位作者, 多为教师或文员, 不少来自英校(受正统英文教育)。在

当时, 他们该是马来文了得, 获语文出版局垂青邀稿或自行投稿而被录用者。惟在我的记录中, 这些作者后来都没有更进一步在马来文坛驰骋。甚至只在该刊亮相一次而已。

1987年起, 语文出版局与马来亚银行联办马来短篇小说创作比赛, 鼓励非马来写作者创作。至1997年共举行了七届, 先后得奖的华裔作者共有二十多人: 黎煜才 (Lai Choy, 即碧澄)、田江来 (Jong Chian Lai)、林瑞楨 (Lim Swee Tin; 据知, 其真实中文名应为林天英)、萧昭麟 (Siow Siaw Sing)、庄华兴 (Chong Fah Hing)、陈琼花 (Tang Keng Hui)、林玉思 (Lim Ee Sze)、黄美芬 (Eng Mooi Hoon)、刘建敦 (Low Kian Toon)、李安妮 (Alice Lee)、林金花 (Lim Kim Hui)、何金燕 (Ho Kim Yin)、张彩玉 (Tiyu Chai Keok)、刘佩花 (Lau Pee Hoay)、谢楚水 (Cheah Chor Sool)、李慧仙 (Lee Hui Sen)、林美玲 (Lim Bee Ling)、张伦礼 (Cheong Loon Lai)、陈峇峇 (Tan Ba Ba)、曾燕华 (Chang Yann Wah)、Selina S.F.Lee (李 S. F.)、蔡润源 (Chai Loon Guan)。其中有些得奖几次。

前后相比, 无论从数量、质量, 都以后者为佳, 而且女性占了相当多, 同时年轻作者为数不少。惟他们日后是否会继续写作(不依附于比赛活动), 则难以预料。



## 2.

祝家丰把华裔作者参与马来文创作归纳为五个时期，即（一）创始期（1889~1920），属峇峇文学；（二）衰微期（1921~1950），英政府推行英文至上政策；（三）新成长期（1951~1969），少数华裔作家以马来文创作诗歌、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四）巩固期（1970~1979），一些华裔作者得马来文学奖，马来文学评论家开始用“非巫裔马来文作家”这个名词，这些华裔作者还向长篇小说的领域开拓；（五）蓬勃成长期（1980~当代），华裔作者的短篇小说量已追上诗歌。（见南洋商报《南洋文艺·文学观点》9/7/1997）

这方面的分期法，见仁见智。我们若从华裔作者在马来文创作发展的路线来研究，可发现到由内到外、由小到大和由少到多的几种现象。这些作者起先依赖华文报章，后来向马来报章杂志投稿，先译写、后创作，先写论文、诗歌，后写小说，有能力以马来文写作的人数渐增（但不谙华文的则相应减少）。

我国独立前后，常出现在报章上的华裔马来文专家是李全寿、廖裕芳、陈达生几位博士，加上陈振光、吴信答（Akbar Goh）、李德昌（Takusui Lee）、钟志成、陈达昌、陈顺安（Amir Tan）等人，都是先受华文教育、再受印尼文教育的多，不少来自新加坡，

一些还办双语刊物或马来文刊物，与马来文报章杂志也有接触。陈顺安的第一部马来短篇小说集于1965年在新加坡出版，引起马来文坛的注意。吴天才、陈应德、钟松发（Kelana C.M.）、洪浪、张发、伍德（Atma Goh）等，是大专出身的生力军。七十年代中，南洋商报辟《国语学丛》版，逢星期一和星期四见报，主编是义安学院的陈亚良（清颖、思雅），一改先前如中国报《国语周刊》等双语之风，而纯以单语出现。之前的国语版偏重马来语法讲解及马来文学作品（新诗、短长篇小说）华译（堂勇〔谢瑞怀〕的译品常在这版刊登）；陈君则鼓励华裔作者（大部分中小学马来文教师）以马来文写论文、创作。当然，该版的主要读者是中学生，为了应付初级教育文凭和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最受欢迎的是有关考试的资料（古文理解、新诗理解、长文缩短、词语造句等等）。编者两者兼顾，用心良苦。尤其在考试过后，刊出了考题答案之后，有一段时期便用来刊登马来文创作。其他报章相继效法。1975年星洲日报跟着设国语版，每周三、日刊出，由蔡维衍主编。建国日报每周二、五刊出国语版，由谭锐庄编。中国报（周五）、光华日报（周日）、星槟日报（周日）、通报（周三）也各辟马来语学习版位，一时蔚为风气。萧昭麟、周福泰、陈鸿洲（疑云）、黎煜才、巫运才、田明亮、陈宝武、陈祖明、钟



从宏、伍达谦、叶志成、姚英杰、彭明鸿、廖金华（亚金、杰伦）等等纷纷拔笔助阵。他们除了介绍考试的東西，也乘机介绍马来或马华作家与作品，或进行马来文创作，这无疑是一个磨练的大好机会。可惜这些作者在八十年代当这类较有水准的马来文版位逐渐消失之后，也随之消失。萧昭麟、巫运才等原可在马来文坛有更好表现的，也不知为什么竟然封了笔。

### 3.

随着国语政策在国内顺利而积极地推行，自70年代起有一群年轻华裔作者崛起，为马来社会所熟悉。他们多数纯受马来文教育，不谙华文华语，或已为马来人同化，甚至已皈依伊斯兰教，从马来新诗入门，再发展短篇小说。这些作者包括庄宝福、李国七、林瑞祯、林添云、王明德、裴忠义、李崇明、王源德、吴彼得（Peter Augustin Goh）、张志祥等。上述各人中，李国七虽生于吉兰丹，却有华文基础，以华文写诗、散文、小说，又以马来文写诗与短篇小说，发表于《文学月刊》（Dewan Sastra）、《每日新闻报星期刊》（Berita Minggu）等报刊。庄宝福在七十年代时诗名大噪，获1976年马来文学奖。林添云、王明德、王亚源（回教名为莫哈末·加沙里·阿都拉）、吴彼得、张志祥擅写小说；王亚源已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吴彼

得和张志祥除出版一两种短篇小说集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张志祥一种，吴彼得四种）。吴彼得的小说富含回教色彩。以马来新诗著名的首推林瑞祯，他分别于1982/83、86/87、88/89年度获马来西亚文学奖（诗歌组），自1981年至1993年已有四部诗集面世；裴忠义（回教名为阿旺·阿都拉）也获过86/87年度马来西亚文学奖（诗歌组），已有两部诗歌结集；李崇明（回教名为莫哈末·阿兹里·阿都拉）所写诗歌，也深受马来读者喜爱。

在砂朥越方面，有一名小说写得很好的华裔作者，署名 Jong Chian Lai，马来评论家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于七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一连三届（84/85、86/87、88/89）获马来西亚文学奖（短篇小说组），1993年以〈摧毁围墙〉（编按：Meroboh Tembok，即本期刊出之〈拆堡〉。）夺马来亚银行与语文出版局母语为非马来语作者小说创作赛首奖，更以〈起义〉荣获第一届益梳与全国作协小说奖的次奖（首奖县空），至今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一部（〈最后一季〉）和长篇小说集三部。不过我们对他毫不认识，其作品全部反映伊班族的文化和生活。

### 4.

有个人集子面市的，除上述各作者外，尚有萧昭麟和李逸英（Lee Yak

勝





Ing) 的短篇小说集各一部。

老实说, 华裔作者的作品至今仍未受到马来批评界认真而深入地研究, 也许碍于情面或鼓励重于一切而产生褒多于贬的现象。华人社会和文艺界漠视他们的表现, 主要由于对他们的无知。包括去年底由国家语文出版局替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南渡》(Migrasi Ke Selatan), 也少有媒体报道。

《南渡》共收入 12 个短篇。主题篇曾获 1988/1989 年度马来西亚文学奖, 另一篇〈暴风雨前夕〉则获第一届 (1987) 马来亚银行与国家语文出版局联办的短篇小说创作赛次奖, 其余十篇分别为〈离〉、〈人生小插曲〉、〈后门〉、〈不幸的一群〉、〈昨夜之梦〉、〈占镭〉、〈迷茫〉、〈鹿死谁手〉、〈出〉、〈期待〉。这些小说, 事先刊登于《文学月刊》、《社会月刊》(Dewan Masyarakat)、《祖国报》(Watan)、南洋商报国语版, 有些根据华文作品自译为马来文, 也有些直接以马来文写作 (过后再译成华文)。〈暴风雨前夕〉以 1987 年“茅草行动”前夕为背景, 妥善地描绘华巫两族的紧张关系; 〈南渡〉则刻画了八十年代经济不景时期上层华人社会急着要移民的心态。其他各篇都是华族现实生活的反映, 并涉及马来和印度同胞生活习惯的描绘。

我珍惜这本书的出版, 主要不在于它对我本身的纪念性, 而在于其连带的意义。

这么久以来, 国家语文出版局替华裔作者出的书, 尤其是文学书, 屈指可数。林瑞祯等人有幸获得该局的垂青, 所出的不过是篇幅不厚的诗集。马华短篇小说选集两部 (《这一代》、《相中人》) 也是在有点特殊的情况下促成的, 情形和中国女作家作品选巫译本《撒尼大爹》相似, 牵涉到人情与政治的关系。

据悉, 当局原有意出版一系列的青年作者小说丛书, 包括各族作者在内 (包括马华小说选第三集、淡米尔文小说选)。两位印裔年轻作者的小说集已在去年九、十月间出版: 莎罗耶·蒂薇 (Saroja Theavy a/p Balakrishnan) 的《闪烁》(Gemerlapan) 和乌达雅·辛格 (Uthaya Sanka SB) 的 Siru Kambam。《南渡》及时付印, 得与读者见面, 成为国家语文出版局所出版的第一部华裔写的马来短篇小说集。从年初开始, 该局以经济风暴为理由, 割削开销, 文学类书刊被列为不能营利或周转较慢的出版物, 必须压后处理。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正常”, 没人能够预料, 也没人敢给予肯定的答案。

能搭上这班列车, 毕竟是我的幸运。

## 5.

对于有潜质的年轻华裔作者, 我希望他们能再接再厉, 发挥其写作才



华；对于已显露锋芒的一群，如庄福宝、林瑞祯、裴忠义、田江来等，我期望他们能在马来文坛更上一层楼。陈顺安于198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天降跽音》之后便少有创作，而对创作欲甚强的萧昭麟的消失，我甚感惋惜，希望有朝一日他能东山再起。

由此，我也想起一些与我同辈的作者。年红于1971年获敦拉萨文学奖，过后发表的马来诗作不多，未免是个遗憾。巫运才、伍德、钟松发等可译可写，原可以在译介马华小说和创作马来小说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却因职业上的关系半途而废。如今，有华文教育背景而仍勤于以马来文写作的已寥寥可数，较出色的仅李国七一人。相信他也会有点“寂寞”的感觉。但想象得到，他的这种感觉远比不上我，因为他毕竟年轻，而我看着这个发展过程，自己几乎可与残兵败将相比拟。

祝家丰在《华裔作家参与马来文学创作概述》一文中，对华裔作者参与马来文创作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发现一种隐忧，就是描写华社情况的作者少得可怜。这正说中了我的心事。他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的作品在内容的反映方面与马来作家没两样。有鉴于此，我们希望有更多像黎煜才和李国七那样有华文教育背景的华裔作家挺身参与马来文学创作，以达到华马文化文流。”

## 6.

很多人不知就里，一直认为马华作者与马来作者没有交流，以致马来社会对马华文学一无所知或所知有限。他们只望到一边（马华文学），却完全看不到另外一边（华裔参与马来文创作，反映华社意愿与实况）。

南院讲师许文荣在1998年南院中文系文集《叫醒太阳》的一篇访谈中说道：“虽然交流是双方面的，但总是要有人采取主动。如果马华作家不主动把马华文学佳作翻译为马来文，如果马华作家协会不主动向马来作家协会伸出触须，马华文学将永远无法向马来文学互相冲击，马华文学也永远不用奢望会被接纳为国家文学。”

说得很轻松，也很简单。可是事情并不如此轻易。

远在八十年代，马来著名诗人、国家文学奖得主奥斯曼·阿旺曾主办“各族作家对话”，后又成立“各族作家活动咨询委员会”，主张“文学无种族界线”。这是马来社会方面的努力。但自从他于85年荣休后，一切复归于无。1993年，大马堂联主催各族作家新春联欢会（大马华文作协与雪华堂联办）；1994年8月13日语文出版局与中华大会堂联办“马来学者眼中的马华文学研讨会”，由奥斯曼·布爹译介马华短篇小说选第二集《相中人》（收入15篇作品）；1997年2月22日由语文出版局与马中友好协会联办“各



族作家交流会”，局长答应考虑增设一些文学奖（予非巫裔作家），大会尚议决一年进行两次活动，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这是华社方面的积极表现。然而会后至今，没有半点声息。至于两年前财政部属下的经济策划组成立的翻译院（Institut Penterjemahan），也有人寄以厚望，希望它在翻译中国古典、现代文学或中国文学史方面能有点贡献。这一切都得个“讲”或“想”字，一年又一年便这样过去。原因看似复杂，其实也不然。客观因素无可避免，也无可讳言为阻力之一，不过人为因素更重要。说的人多，看的人更多，无非是持着“你（们）去做”的态度。应该去做的人没有参与，真正参与的人少得可怜，孤军作战，以致力不从心。

我始终认为，马华文学创作与翻译，还得配合马来文学创作的进行才有作为。只提马华文学的巫译（或马来文学的中译），而不理会马来文学创作，必然是空谈，因为缺乏实质的条件或基础，没什么好谈的，举行一百次“交流会”也没有用。如今马华文学已趋式微，华裔之中有华文背景参与马来文创作的又那么少，看来问题惟有继续拖下去。



■本文作者为独中副校长，曾以马来文创作《南渡》获得1988 / 89年“马来西亚文学奖”。

# 长屋声响

——Jong Chian Lai 的  
短篇小说评介

◎祝家丰

小说家 Jong Chian Lai

（照片提供 / 祝家丰）



他的文字驾驭能力甚至已能超越  
马来作家。如只阅读他的作品而  
不知他的身份，读者可能会将他  
误认为一名马来作家呢。



# 华裔

作家参与马来文学创作已有段很长的时间。我国独立前峇峇裔作家早已创作了各种各样的马来文学作品。独立后数位华裔作家如吴天才、陈应德和年红的表现获得马来文学评论家的肯定，自此以后华裔作家在马来文坛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马来文坛涌现了一批较年青的华裔作家。他们主要把精力集中在诗歌、短篇及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他们的作品水准颇高，能媲美马来作家，并屡屡在各种创作比赛中得奖，表现令马来作家刮目相看。诗坛的代表作家是林瑞汀（Lim Swee Tin）；短篇小说的佼佼者则是田江来（Jong Chian Lai）。

田江来在1960年出生于犀鸟之州的古晋。他在砂州接受六年的英文小学教育之后，因获得砂州奖学金，于是漂洋至西马的彭亨州继续中学教育，并在那儿念完高中和考获教育文凭。过后他在檳城和吉隆坡的工业训练学院接受训练。完成学业后他回返砂州并在胡椒销售局任职销售助理。田江来的正规教育只至高中而且担任一份与文字文学少有关关系的职业，但他却能以华裔作家的身份在马来文坛闯出一个春天来，可说是一个异数。但这也说明了这名作家必下过一番苦功才能成长并崛起为优秀作家。

田江来的创作生涯始于1978年，在初出道时尝试了诗歌、剧本、短篇及长篇小说的创作，而第一篇作品为

一首诗歌。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刊登于1981年。在扬名于小说领域后，他只专注于短篇和长篇的创作，直至现在。田江来出道数年后就在各种文学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得奖者。早在1981年他就夺得由语文局砂州分局主办的舞台剧本创作比赛的次奖。接下来他的短篇小说开始在砂州各种比赛中夺奖。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朗格三的青天陨落了〉（Gugurnya Langit Hijau Nanga Tiga）荣获由语文局砂州分局在1983年主办的长篇小说比赛首奖。过后田江来开始在国内的文学创作比赛崭露头角。他首先以〈摇橹人〉在1983年赢得了第五届益梳与全国写作人协会联办的短篇小说比赛中的非巫裔优秀作家奖。接下来他分别以〈山坡地〉（Tanah Bukit）、〈谁杀了吾儿〉（Siapa Pembunuh Anakku）和〈起义〉（Pemberontakan）荣获令作家引以为荣的1984/85、1986/87和1988/89年度的马来西亚文学奖。在1990年他以〈风暴中〉（Antara Ombak Keributan）赢得第三届马来亚银行与语文局联办的非巫裔短篇小说奖首奖。三年后他的短篇〈摧毁城墙〉（Meroboh Tembok）击败了许多资深马来作家而荣获马来亚银行和语文局主办的短篇小说奖首奖。由短篇小说扩写成长篇的《起义》更为他夺取了第一届益梳全国写作人协会长篇小说奖的次奖（首奖悬空）。





田江来能迅速成长为一位出色的作家，和当时马来文坛所提供的各种文学创作比赛及奖项不无关系。这些奖项激励年轻作家继续创作和肯定他们的作品。除此以外，江田来也在创作初期参加了由语文局主办的数次创作讲习班。这些讲习班都由马来资深作家主讲，这对提升江田来的创作水平肯定有所帮助。

田江来的早期短篇小说收入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最后一季》（Musim Terakhir）。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多描述伊班族的生活面貌，主题则围绕在彰显那些生活在砂州僻远又落后的地方的赤贫人民在发展洪流冲击下的各种命运。在八十年代初期，各种发展计划和伐木活动深入砂州各乡镇。这些外来影响干扰了伊班族恬静的生活。原本与世无争、终日与山林、与河流为伍的他们并不能接受这股洪流所带来的变革，因此他们只能作出各种各样的抗拒行动。江田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记实了那个时代的伊班族所面临的挑战。例如，在〈Gemanjau Tapan〉这短篇里，作者描绘长屋居民的生活深受伐木活动影响。他也反映当地人民的无知，容易受外来者的蒙骗。这可从屋长决定让村民到伐木公司工作中看出。作者通过小说主角——Jabau 的抗拒行动来揭示村民的短视。无知的村民只看到伐木公司所提供的蝇头小利；他们竟不知他们世代代觅食之山林将被伐木活动所摧毁。伊

班人的民族特征如勇敢、纯朴和精悍也透过主角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搬迁〉（Pindah）和〈不是自由〉（Bukan Kebebasan）则描写政府所建设的水力发电厂并不为当地村民带来利益，反而祸害村民。村民必须搬离他们的住所，到别处重建他们的家园。山野里的各种飞禽走兽也濒临灭亡。在〈不是自由〉这短篇里，作者不用人物而改用人猿为角色来控诉是项发展计划所带来的祸害。当水坝开始建筑并淹没大片土地，人人自危时，村民只好把饲养多年的人猿放生。但面对四面汪洋的人猿只能枯坐在树梢等待死神召唤罢了。

田江来早期的短篇小说只局限在描述伊班族的困苦生活、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和老辈与幼辈因价值观不同而引发的矛盾。但在进入九十年代，他开始以新颖的题材来创作。他写了数篇以住在城市边缘的印裔小市民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市民有的住在火车轨道两旁的非法木屋；有的住在垃圾场附近，他们都过着困顿的生活。砂州并没有这样的印裔阶层，但江田来写来头头是道，扣人心弦地剖析这些升斗市民所面对的问题。与此类同的短篇小说还有〈风暴中〉、〈编织忧伤〉（Menganyam Kedukaan）和〈认命〉（Pasrah）。他的历史说〈起义〉也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篇小说大量挖掘砂州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的史事，描述了当时的华人矿工如何与巫



人反英斗士结盟以与白人拉惹的军队战斗的情形。除此以外，江田来亦尝试把他的创作题材增扩至砂州的其他土著。例如在〈摧毁心墙〉这短篇里，他描绘的是普南人社会在面对伐木活动而面临分裂的情况。江田来的小说产量极丰，但反映砂州华人生活面貌的短篇只有三篇。〈老人世界〉（Dunia Orang Tua）描写了那些渡洋南来的老人之心态。这些人虽已是本国的公民，在这里养儿育女，但内心一直惦念着故乡的亲人，也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他们亦看不惯在他们周遭所发生的异族通婚现象。

江田来的作品另一特色是呈现浓厚的本地色彩。在描述伊班族所面对的各种生活问题当儿，他亦间接地反映这族群的风俗习惯。譬如伊班长屋居民招待到访客人的方法、孕妇的各种禁忌及建新长屋必须请巫师施法等等的风俗都能在江田来的短篇里读到。这些描述能进一步帮助读者了解伊班社会。此外，江田来也在他的作品里夹插了一些伊班文词汇。例如为了体现伊班人的拼搏精神，他采用“Agi Hildup Agi Ngelaban”（只要尚存一口气，誓必拼斗到底）。其他常见伊班文词汇有：“Tuai”（屋长）、“langkau”（酒）、“berandau”（闲谈）、“apai”（父亲）“indai”（母亲）、“petara”（神）等等。

在语文的应用方面，虽然马来文学评论家 Hamzah Hamdani 曾指出他的早期作品在语法上稍有瑕疵；但他很快就摆脱这毛病并充份地掌握好国文。阅读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字驾驭能力颇强，所用的文句优美。他已能掌握好文学的语言并能创造意思新颖句子，他的文字驾驭能力甚至已能超越马来作家。如只阅读他的作品而不知他的身份，读者可能会将他误认为一名马来作家呢。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屡屡在各种创作比赛中夺标的原因。

江田来在未达四十岁前就能在马来文坛奠定一席之地，这成就非常难得可贵。他的成就说明了语文并不是作家障碍，只要下一番苦功，必能绽放文学的花朵。他的潜质非常好，相信他将来能交出更好的作品。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第一位荣获国家文学奖（Anugerah Sasterawan Negara）的华裔作家。✍



Jong Chian Lai

主要得奖记录

1981 ■ 语文局砂州分局舞台剧本赛次奖

1983 ■ 语文局砂州分局长篇小说赛首奖

1983 ■ 语文局砂州分局短篇小说赛次奖





1983 ■ 第五届益梳与全国写人协会短篇小说  
奖非巫裔优秀作家奖

1985 ■ 蜆标砂州写人协会长篇小说赛首奖

1985 ■ 马来西亚文学奖

1987 ■ 马来西亚文学奖

1989 ■ 马来西亚文学奖

1989 ■ 第二届马来亚银行语文局非巫裔短篇小  
说奖优胜奖

1990 ■ 第三届马来亚银行语文局非巫裔短篇小  
说奖首奖

1991 ■ 大众银行马来前锋报短篇小说赛优胜奖

1991 ■ 语文局砂州分局短篇小说赛优胜奖

1993 ■ 语文局砂州分局短篇小说赛优胜奖

1994 ■ 益梳全国写人协会长篇小说赛次奖

1994 ■ 第三届马来亚银行语文局短篇小说奖  
(B组) 首奖

1994 ■ 砂州国家文学奖 (长篇小说)

1995 ■ 第四届马来亚银行语文局短篇小说奖  
(B组) 优胜奖

1996 ■ 砂州国家文学奖 (短篇小说)



■ 本文作者为加影育华中学  
马来文主任，兼任新纪元学  
院讲师；硕士论文题目为  
《马来文坛的华裔短篇小说家  
之思想流变》。

# 吁叹千遍

——Lim Swee Tin 的

人道主义书写初探

◎ 庄华兴

诗人 Lim Swee Tin · 庄华兴 / 摄影



作为封闭保护性仍然存在的马来文坛的一  
员猛将，不管他有意或无意，他选择走这  
样的路子毋宁是最有见地的抉择，也预设  
了他前进的羁绊。诗人的诞生不啻取决于  
他所做的选择，更关键的在于他是否预见  
更多的选择，并不断作尝试。



# 华裔

作家涉足马来文坛的事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海峡殖民地时代。虽然当时的华裔作家多从事古典章回小说的翻译工作，然而如果我们能接受译事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则肯定翻译工作为华裔作家涉足马来文坛的先声亦无可。

二战之后，东南亚区域民族主义兴起，方兴未艾的中国移民浪潮进而衍生身份认同的问题，同时确立了华族移民的问题焦点。1946年马来联邦宪法草案中收紧非巫裔取得公民权利的限制终于引发全马人民议会联合行动（All Malayan Council Joint Action）与马来左倾集团——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发动抵制与抗议。这宗历史事件虽显示本邦华裔的政治觉醒略为迟缓，确也为华裔在独立前后树立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至独立年代，华裔身份认同问题本来可逐步解决，然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批散居在半岛东海岸吉丁二州的所谓土生华人（Cina Peranakan）的后裔鉴于居住环境与教育的因素，逐步脱离母体文化与传统，自成一个文化形态与意识体系。他们口操东海岸独有的暹、马、闽南杂交方言；他们社交圈子的相对封闭性以及无法有效地以正统的华语及华族方言与其他华裔社群进行沟通的情况下，无可避免的融入马来社群中。为了取得文化认同，他们之中有者改信伊斯兰教，奉行马来族群的生活习俗。对于受过高深教

育者来说，自然从马来传统语言文学中汲取文化资源，进而转为生活资源。在本国大专学府中，可资举例的便有国民大学马来文系语言学讲师 Teo Kok Seong 博士与历史系讲师 Oong Hak Ching 博士。在文学领域，为数更多。其中在马来文坛卓有建树者包括 Amir Tan、Ghazali M.A.（原名 On Ah Guan）、Awang Abdullah（原名 Pui Tiong Gee）Lim Swee Tin、Mohd. Yusri Cheng（原名 Cheng Poh Hock）、Mohd. Azli Lee（原名 Lee Cheong Beng）等。

这些作者之中，能获得马来文学界高度评价者并不多，Lim Swee Tin 与 Awang Abdullah 是其中的佼佼者。Lim Swee Tin 中文名为林天英。根据自述，父亲廿岁从中国福建南来，曾经在沙巴、砂朥越、印尼、新加坡、柔佛谋生，后来在吉兰丹 Bachuk 的一个马来渔村落户，经营小生意，母亲为吉兰丹泰裔。在八名兄弟姐妹中，Lim Swee Tin 排行第三。因环境使然，家中成员都能操流利的马来语。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皆以马来语交谈，偶尔掺杂暹语与福建话。

Lim Swee Tin 是幸运的。自 1973 年发表第一首诗〈一个小孩〉起，他的诗作开始受到编者的青睐，陆续在国内各报章与杂志刊登，同时多次获文学奖，地位受到肯定。在马来文坛日趋严重的“盗名”（Pseudepigrapha）或类似唐朝科举制度下的温卷现象下，他所走的顺遂坦途是许多文学界





中人所羡慕的。当然，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马来诗人兼学者 Dharmawijaya 以为以 Lim Swee Tin 细腻的感情与深邃的思索，他已成功把所有的经验化为别致、精纯的诗的语言（诗选《吹箫者》序言，1992）。

至今他已出版个人诗集六种，诗歌收入四十余种诗选，成就卓著。

在自选集前言里，他写道：我时常期盼诗能柔化执拗、波动、焦躁的心灵，平伏桀骜不驯的思绪。渐渐地，诗像水，透入须根，树干终于坚挺了。叶片也绿了，绽放着美丽馥郁的花儿。诗不啻宣泄情感，亦渗透、触动心灵深处。我怀念着清波上水纹的回漾。（《一个小孩与其他诗篇》，1993，页 vii）。

从诗人的表白中，明白揭示他的诗观，即诗不但有所承载，诗人亦寄望诗能起熏陶的作用。诗人之所以为诗，完全是基于一种沟通的需要——心灵上的沟通，以至产生共鸣。诗人所期待的沟通是双向的，因为他深切地等待着涟漪的回旋。诗人于 30/8/1986 接受 S. Jaafar Husin 的访问时有明确的表示：当我写诗，我常常思考着：期望诗能传到读者的手中，让读者与我一起思考、一同感受。那么我的经验与思想能与读者共享、共鸣。这是我的目的，也是我无时无刻经营着的。（〈Lim Swee Tin：诗可以对话〉，1986 年 10 号《文学月刊》，页 21）

Lim Swee Tin 作品中的最大关怀命题无非是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封闭保护性仍然存在的马来文坛的一员猛将，不管他有意或无意，他选择走这样的路子毋宁是最有见地的抉择，也预设了他前进的羁绊。诗人的诞生不啻取决于他所做的选择，更关键的在于他是否预见更多的选择，并不断作尝试。作为一名诗人，他不应有太多的顾忌或自我设限。Lim Swee Tin 或许有这分自觉，在〈大丽花〉，他如此写道：大丽花 / 时光消逝了 / 因为知晓 / 有焦虑与感动 / 我呼唤你的名字 / 大丽花 / 大丽花 / 逝去的日子 / 因为知晓 / 有思念压抑心头 / 我寻找你的容颜 / 大丽花 / 在黄昏的眼眸中 / 檐廊前的雨幕中 / 荡漾悸动的感觉 / 滴落 / 晶莹的泪珠。

诗人频频呼唤的大丽花，以及他朝思暮想与寻找的容颜始终稍纵即逝，若即若离。以他特殊的身分，他的艺术焦虑与孤寂的探索是可以想见的。回顾他于 1973 年涉足诗坛的第一首诗〈一个小孩〉至 1992 年的〈献给曼德拉的歌〉，依然脱离不了人道主义的符咒，大体上可以了解他的挣扎与无耐。然而他对人道主义书写的坚持与固执，已然僵化与沉滞，且那么彻底，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

一个小孩 / 正玩着泥沙 / 已懂得  
衡量 / 一椰壳的沙 / 与一片绿叶 / 肮脏与洁净 / 于是耻于触碰它

一个男孩经过 / 手持着胶皮弹弓



／瞄着一只鸟儿／“为什么杀它？”小孩拔尖喝嚷／“它也想像你一样过活呀。”／然后愤愤迫视那男孩

那小孩／在如斯年幼的年代／心中已然播下／人道的意义／倘若他了解今日这世界／他必将吁叹千遍

（《一个小孩》）

Lim Swee Tin 中学时代受人道主义诗人 Usman Awang 的影响在这首诗里表露无遗，基本上也锁定他日后要走的艺术道路。接下来诸篇，如〈越南〉（1973）、〈待雨歇时〉（1974）、〈当天空不再蔚蓝〉（1978）、〈给一座山的诗〉（1982）、〈在某个夜晚的某个城市一只猴子之死的画像〉（1984）、〈那只白鸟〉（1985）、〈廿世纪肖像〉（1989）、〈仿若游戏〉（1990）、〈献给曼德拉的歌〉（1992）。诗人的道德悲悯随着诗龄的递增而逐渐泛滥，从早期对孩童正义精神的颂赞，至对战争的控诉、大自然的破坏与摧残、对野生动物的杀戮与戕害、极权暴政的压迫等，都据为他人人道书写的范畴。类似的泛人道主义书写一旦掺入诗人过于浪漫的笔触，立即显现出矫饰虚枉的一面。如〈给一座山的诗〉触及人类藉发展之名改造自然环境的行动，把花草木石拟人化以发愤慨与控诉的一节不无显示诗人已走入创作的迷惘地带。拟人化写法（Personifikasi）是万灵丹么？回顾马华文坛，成人童诗写作是否也

犯了类似毛病？

在迷惘之中，Lim Swee Tin 当然有所自觉。对于生命，他是有所期许的。他绝对不能让生命留下太多空白。当他揽镜自照，他终于看到：在那面镜子中／我经常碰见自己／又时常迷失自己／我听见自己呼叫“是”／我听见自己呼叫“不”／渐渐地／我看见／自己瘦癯的躯体／在镜中（《镜子之二》）

更多时候，他是清醒的，他也曾经下过决心。〈在这段岁月中〉一诗第二与第三节，他抒发了这样的期许：诚然，我们不该／于此太怀旧／或太理想化／因为事实比千万个朦胧的梦幻／更真实／我们应更勇敢／站起来且计算／当初带来的一揽子计划／或一系列遗落的疏忽／在这段岁月中／一切务须更睿智的思考／征求更清醒的感觉／成为不应该／乖离目标的旅人／或猎户／不偏离目标／同时顿首服从／每一个已然安排的／定律。

Lim Swee Tin 有意摆脱那一套成规书写，然而他思维中难以剔除的是“安排的定律”，它似乎不断在潜意识中蛊惑着他。他一边高喊“我们应更勇敢”，另一厢却又不得不服膺于定律论。如今他将跨入知命之年，观念上能否有所改变系于他的艺术智商。

撇开人道书写的逆向发展不谈，他的一些生活小品诗在毫无心理设限之下，浑然天成，这也许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





那条河不停地流淌，平静而缓慢 / 岸边青草依旧 / 偶尔在卵石间受了惊 / 立刻窜入丛根底下，在那张老油布上

昔日悦耳的潺潺依旧 / 把林间的深幽大自然的平静交给 / 沙发、窗帘与我们的家门

（〈关于那条河〉）

这幅虚实难分，情景交融的画面颇有几分唐温飞卿《菩萨蛮》中结尾“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的神韵。尤其末节三行更夹雷霆之势，嘎然而止，余韵悠悠。

对于生活，有人视为肘子上难以愈合的伤疤，也有人视为腥臭，其上苍蝇飞绕钻营。Lim Swee Tin 在〈庄园道〉（Avenue）一诗中对生活有很好的体认与诠释：

柏油路躺着 / 石头在他身旁 / 在这里 / 从来没有焦躁 / 或忧虑 / 有时青草长得修长 / 然始终柔美 / 一行行的树 / 摇摇摆摆随风移动 / 仿佛欲诉说什么 / 自他存在的谜团 / 没有人知晓

莫非 / 生活 / 就是这样？

诸如〈庄园道〉这样一首对生活与命运有所反省的写法亦可见于其他诗作，如〈脚印与拖格卡车〉与〈待待〉。

这些篇章与他一贯唯美、浪漫的诗风颇有差异，也是诗人可

能寻求改变的方向。

Lim Swee Tin 是马来文坛一位忠于艺术的华裔作家。他的文学成就，比起很多马来诗人有过之而无不及。Talib Samat 甚至以 Lim Swee Tin 的成就提醒巫裔诗人积极看待非巫裔诗人的崛起，并不要因为当前的成就而懈怠（〈有潜质的非巫裔作家 - Lim Swee Tin〉，《马来西亚周刊》，5/5/1985，页23）。他从早期以人道主义精神追求社会诉求的风格到晚近趋向内省与经验铺陈的逆转的确带来一些成果。诗人、学者、批评家 Muhammad Haji Salleh 教授虽对他书写个人内在经验与情绪的诗作颇有意见，然不得不承认这种“奇异的自我素描是（马来文坛）少见的”（Muhammad Haji Salleh 编《皮影戏 - 马来西亚现代诗选》，1992，页XX）

个人以为，他不必太在意“沟通”（Komunikasi）的问题，如何把自己的心灵真实写出来，方为最诚恳、有力的沟通（Komunikatif）。期望他能多方涉猎、探索，从各方面汲取文化资源，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

注：文中所引诗作皆为笔者所译。

14/5/1998 修定



## 参考书目：

1. *Dewan Satera*, Oktober 1986.
2. Dharmawijaya (ed.), *Peniup Seruling*, K.L:DBP, 1992.
3. ———. *Suara Kemanusiaan Dalam Puisi Lim Swee Tin*, *Mingguan Malaysia*, 12 Jun 1994:17.
4. Lim Swee Tin. *Akrab*, K.L:DBP, 1985.
5. ———. *Menyusur Musim*, K.L:DBP, 1991.
6. ———. *Seorang Anak Kecil dan Sajak-Sajak Lain (Sajak-Sajak Pilihan 1973-1992)*, Kajang: Masa Enterprise, 1993.
7. ———. *Sketsa*, K.L:DBP, 1994.
8. Muhammad Haji Salleh (ed.). *The Puppeteer's Wayang : A Selection of Modern Malaysian Poetry*. In Print Publishing Ltd, UK & DBP, 1992.
9. Talib Samat. Lim Swee Tin Penulis Bukan Melayu Berpotensi, *Mingguan Malaysia*, 5 Mei 1985: 23.



Lim Swee Tin

创作与活动年表：

- 1973■在《马来西亚周刊》发表处女诗〈一个小女孩〉
- 1981■自资出版第一本诗集《依瓦》(EVA)
- 1985■出版诗集《融洽》
- 1986■十月号《文学月刊》封面人物，并有诗专辑

1989■诗〈在火车未到站之前的几点记录〉、〈弄巷里的花〉、〈在这池塘〉、〈我离开的城〉、〈一个老男人〉收入 A. Rahim Abdullah 主编非巫裔作家诗选《生活的旋律》。

1986■诗〈在这年代〉收入 Kamaruzzaman Abdul Kadir 编诗选《雨花》

1988■诗〈历史〉收入 Ahmad Kamal Abdullah 主编《马来西亚诗歌选集》(1975-1985) (兼有 Harry Aveling 的英译)

1990■获语文局甄选赴雅加达与马浪参加文学之旅，于雅城发表论文〈七十年代至今的马来西亚非巫裔诗人概述〉。旅途中写成札记《速描》，1994年由语文局出版。

■小说〈黄昏的一抹色彩〉获前锋报-大众银行非巫裔特别奖，收入得奖作品集《黄昏以后》(1990)

1991■出版诗集《追随季节》

1992■出版少年小说《掀开季节的帘帷》

■〈萧和那老人〉、〈镜子之一〉、〈廿世纪肖像〉、〈怀念〉、〈珍珠的诗〉收入 Muhammad Haji Salleh 主编英译诗选《皮影戏》

1993■出版少年小说《安农的披肩》

■1973~1992年巫英对照诗选《一个小孩与其他诗篇》(英译者为 Mohd. Latfi H.J. Ahmad)

■诗歌〈当我们说起他〉、〈邂逅〉收入 Anwar Ridhwan、Rahman Shaari 主编诗选《祖国的鲜花》第二册

1994■小说〈海滩〉收入 Othman Puteh 编非巫裔作家小说选《晨风》

1995■出版少年小说《献给娜碧拉的肖像》

■6月24日语文局文学部联合马来西亚比





较文学协会在语文局作家厅举办发表会，受邀朗诵自己的诗作

■ 诗〈在雅加达〉、〈途经比力达之际〉、收入 Hasni Abas、Shamsuddin Jaafar 主编诗选《莅访的诗》

1996 ■ 随全国作家协会联合会访问老挝，进行文化考察

1997 ■ 出席《华盛顿时报》主办“寻找新世界，廿一世纪的文化；亚洲文学观点”大会

■ 出版诗集《依然》

1998 ■ 受亚欧会议 (ASEM) 秘书处邀请赴英伦 South Bank, Royal Festival Hall 朗诵个人诗作

■ 出版诗集《爱情的一个片段》



Lim Swee Tin

主要得奖记录

1981 ■ 小说《巨鲑》获第三届益梳-全国写作人协会创作比赛非巫裔特别奖。

1982 / 83 ■ 《融洽》等五十首诗获第二届太子诗歌表扬奖。此奖公开于马来世界诗人征逐。印尼著名诗人 Supardi Djoko Damono 以〈魔雨〉(Hujan Sihir) 夺首奖

■ 诗歌〈在这里散步〉获马来西亚文学奖，收于合集《波浪二集》

1985 ■ 小说《寮棚》获第六届益梳-全国写作人协会创作比赛非巫裔特别奖

1987 ■ 诗歌获 1986/87 年度马来西亚文学奖

# 生命、生活 与人道

——访问 Lim Swee Tin

专访◎庄华兴

五月十六日周末晚冒冒然致电诗人 Lim Swee Tin 约他翌日作访谈，有些惶恐，担心他一口拒绝。出乎预料的，他竟然答应了，商议之后，敲定翌日上午十时在博大现代语言研究学院晤面。周日的大学园异常幽静，鸟儿的啁啾伴着诗人高低起伏、急缓有致的话语缓缓流入我小小的录音机。待当晚再把声音释放出来时，感觉到诗人的亲切、诚恳和执着。听至中段，耳机不时传来诗人因喉头涩燥发出的干咳，我才惊觉当天忘了携备饮料，而附近的食堂又深锁着，让他“挨苦”，抱歉之至。然他仿佛把痛苦遗忘了，侃侃而谈，嗓音却渐趋喑哑。我听着，如倾听诗人朗诵自己的诗，充满情致、澄明而邈远，隐隐感受到诗人心灵深处的孤寂与焦虑(sepi dan resah，第二届太子诗歌奖评审团评语)。



庄：请谈谈您的家庭与出生背景。

LST：我的父亲约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从中国南来。在吉兰丹落户之前，曾留寓东南亚多个地区。我母亲是马来西亚泰裔，世代定居吉兰丹。我父亲是一名小商贩。我于1952年出生于丹州 Bachuk，在吉兰丹完成中小学教育。1971年先修班毕业。1972-73年在檳州联邦师范学院肄业，1974年起在教育界服务至今。

家庭中共有七名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三，是长子。我的弟弟也有写作，但创作量不多，有的从事绘画。

庄：是否所有的作品都被有关的媒体刊用？

LST：大部分个人认为适合大众阅读的诗作都已发表在报章或杂志上，除了少数几首比较个人的诗我把它收入个人诗集。对于发表在媒体上的作品，我个人有些看法。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社会负起一定的责任。某些对社会大众具有阅读意义的作品将受优先考虑，以发表在媒体上。它的意义系于主题思想（Tema dan persoalan）及要传达的讯息（Mesej）。其次为艺术性。作为一名诗人，我有责任交出优美的诗，让读者享受欢愉的阅读经验。因此，比较个人化的诗只适合收在个人诗集。集子（antologi）较倾向特殊的汇集，

可供某些严肃的人阅读，无论多么个人化的作品，他们也会尝试解读诗人的经验。

庄：您的作品多发表在那些媒体？

LST：到目前为止，发表最多的数《文学月刊》（Dewan Sastra）、其他有《文化月刊》（Dewan Budaya）、《社会月刊》（Dewan Masyarakat）、《语文之灯》（Pelita Bahasa），还有很多妇女杂志。报章方面首推《新闻周刊》（Berita Minggu）、其次《前锋报周刊》（Utusan Minggu）、《时代先锋报》（Utusan Zaman）。

庄：马来文学界对您的作品有何反应？

LST：反应积极。其中包括诗人、文友的回馈、文评家的分析与批评，我的诗集，如《融洽》与《追随季节》更获得专题诗论。马来文坛著名诗人与学者，如 Kemala 与 Dharmawijaya 曾担任专书诗论会的主持人。此外，我的三首诗获得三届马来西亚文学奖。泰国一位作家 Hashim al Jefry 甚至长期观察我的进度与发展。在新加坡与印尼，读者对我并不陌生。

庄：创作上您面对什么困扰或难题？

LST：困扰是内在的。我发觉从事创





作愈久，下笔时愈困难。我愈来愈觉得有必要考虑作品的主题、思想性，更要考虑其艺术性。否则，自己就在退步之中，这就是不断追捕迫胁（memburu）着我的困境。创作的资历愈长，就有一种感觉：我不再为名（知名度）而写，而是为了责任而写，对马来文学和一般文学的责任而写。我不想把垃圾交给文坛，我要交出日后能成为文学瑰宝的作品。我没有面对发表的难题与出版商的偏袒、排斥的问题。譬如国家语文局已出版近十本我个人的专书，合集也将近五十种。写得愈久，自我超越与自我要求的愿望更殷切。

庄：哪一位作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LST：初期，大约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亲炙 Usman Awang 与 Masuri S.N. 的诗。尤其是 Usman Awang。主要是他的阴柔的诗语言（lembut）符合我的个性，其次是作品的社会性，边缘人书写及对贫苦大众的关注一直很符合我的心灵。这一群人的经验与心声有必要传达给某些人。后来我对 A. Latiff Mohideen、Baha Zain 与 Mohd Haji Salleh 的诗感到兴趣。这三人的诗作被喻为知性诗（sajak-sajak intelektual）。我曾经想过要融合这两种诗风以建立自己的形象。虽然 A. Latiff Mohideen、Baha Zain 与 Mohd. Haji Salleh

的语言令人赞赏，然而我更欣赏他们的诗中的思想，至于 Usman Awang，我更欣赏他的语言的艺术性。

庄：女诗人呢？

LST：初期我也看 Zurinah Hassan，还有 Zaihaara。他们的诗取材平平，但我倾心于他们的语言。

庄：在融合语言与思想方面，您个人认为是否已经成功？

LST：是的，我认为已经有了成果。我有一个原则：我们绝对有能力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能否达致百分百的成功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七十年代我写了很多，进入八十年代我作很多功课。有时候回想起来，感觉有些疲累。那时候，除了创作、我倾全力于搜集素材与凝炼思想，还有大量地阅读。我作了很多功课（homework），譬如寻找有效的阅读方法、发展个人的语言能力、为诗歌提炼新颖的语言。这方面的成果我把它收在《融洽》和《追随季节》里，如〈途经昆达桑之际〉、〈雕刻〉、〈木匠〉、〈珍珠的诗〉等诸篇，我尝试融入思想，一如 Baha Zain 与 Muhammad Haji Salleh 所作的。在经营语言的艺术性方面我很认真。一般上读者有两类，一种是从诗中发现思想性的



读者，另一类是从诗中寻求语言美的读者。我经常思考着一个问题：读者有可能从诗中寻找二者。

庄：那么您是为读者而写，或纯粹是个人的感发？

LST：写作的确是个人的感发。但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自问是否自己也喜欢类似的作品。就看看一般的小说读者，他们在寻找什么。作者可能在创作中融入自我，但也要考虑到读者所感兴趣的事物。我的诗歌当然隐含我个人的诉求，但我也考虑到作品中应该承载些什么？当然是思想。一篇没有思想的作品，要来干什么？其次，它必须辅以语言。对我来说，优质的语言是指不断加以更新，以吸引人、并触发美感。因此，在追求自我实践的同时，我们也应思考如何兼顾自己与别人。

庄：您只从马来文化获得创作资源吗？

LST：我认为资源是超文化的。我的思想泉源是我个人的经验。因此我经常设法充实自己、自我改善、自我审视、自我评估以及与他人交流沟通，这是超文化的。譬如我见到一个清洁女工，在美国，是黑人，这已经超越我们的文化现实，进入他者的文化中

去，我们开始尝试去了解对方的文化。我也从自审与思考中获得创作的素材。譬如对生活、自然现象及天地万物的审视，纵然有些事物是人类想象能力之外的。此外，我也通过阅读以获取创作资源。阅读是一种无声的自我沟通的方式。我的阅读材料不受限制，包括哲学、历史、文化，甚至电影、舞台剧、娱乐世界。我也从绘画、雕塑去找寻。我自己是传统舞台剧迷。因此我的创作泉源是多方面的，不限于文化一端。

庄：您是否阅读西方著作？

LST：有的。无论东西方著作我都看。我在二十年前已通过翻译接触中国作品，并感到钦仰（kagum）。我也看日本、印度、非洲的著作。

庄：谈谈您对马华文学的认识。

LST：我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我知道马华文学是由马来西亚华人以华文书写的作品，主要以本土为背景。我了解到她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根基也很稳固。记忆所及的有几个名字，如 Lai Choy（碧澄）、Tang Eng Teik（陈应德）、Goh Thean Chye（吴天才）。这些是我最熟悉的名字，作为马华文坛知名作家，他们的名字牢牢嵌在我的脑海。抱歉的是对于最新发展，我





无从了解。然而我被告知她的发展非常引人入胜，我是以星洲日报主办的文学奖为根据的。我无法详细的了解，主要通过内人的转述。我认为这是令人鼓舞的发展。这些作品对下一代来说，可视为无价的文学瑰宝。我是这样认为的。

庄：您认为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

LST：无可避免的工作是翻译。欲欣赏文学必须掌握有关的语文。如果一个人无法掌握有关的文学语言，充其量只能通过阅读获取讯息和自娱，但是要欣赏文学必须通过语文。我不否认新一代华裔青年能掌握马来语，马来社会中也有能掌握华文的，但是我认为对文学语言的掌握仍有局限。因此翻译还是有需要的。其次，必须要有定时、多角度的见面交流的机会。我认为应共同主办文学节或文学讨论会，因为参与者都是作家，他们在各自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更接近生活的一群，他们勤于思考，且介入实际生活。他们甚至可以发表一些国家领袖不曾发表的言论。这就是文学的职责。文学的作用不受语言限制，这包括马华文学。鉴于此，马华作家、马来作家、甚至马英作家有必要进行见面与交流。接下来我以为政府的肯定也是必要的。这样，马华文

学不止能够生存，甚至蓬勃发展。文学一旦失去有力的支援便会萎缩，因为文学本身须面对很多障碍。譬如马英文学，有必要加以复苏。它可以成为文学的宝藏。虽然它属于第二语文，华文或淡米尔文属于种族性语文（bahasa sukuan），但是这些仍然对我们的文明作出某些伟大的贡献。这非常重要，文学作品承载着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史书或语文书籍无法传达的。从这角度看，我认为必须给马华文学高度的肯定。有一点我无法确定的是马华文学作品是否被定为学校华文科的附加读本。在马来文科，有很多文学作品，经过严格的挑选后定为附加读本。华文科也应该要有马华作品的附加读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塑造优良的国民方面，选择能传达思想与生活愿望的本土作品比选择国外的作品更有意义。马华作家更能了解社会的愿望，譬如对国家的热爱等。

庄：您对马来文坛华裔作家的表现有何看法？

LST：坦白说，颇令人气馁。

庄：哪一方面？

LST：对文学的坚持。这件事我在几年前已经思考过。当初我涉足马来文



学时，我最大愿望是希望能激发更多的华人参与马来文学创作的行列。我希望我的名声与成就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榜样，以便追随我足迹。自1983年，马来语全面作为国内大学的教学媒介语之后，各种族，包括华裔青年已能够掌握马来文，有者更是大学语言与文学系出身，我期望他们参与文学创作的行列。通过创作，他们能够传达社会的愿望。如果华裔作家不写，还有谁能够表达华裔社会的心声？在我创作初期，的确出现过许多华裔写作人。我仍记得一些名字，当年有 Lee Keok Chih（李国七）、Lee Cheong Beng、Irene Tan、Tan Loo Chai、Lim Kim Hui、Khoo Hock Hui、Seow Siew Sing、Seow Yu Hoo 等人。但这批人逐步自马来文坛消失。我发现自1990年初期，华裔写作人近乎从马来文坛消声匿迹。目前仍勤于创作的只 Lee Keok Chih 一人。华裔作家之中，除了 Lee Keok Chih，小说就数砂州的 Jong Chian Lai 了。他们或许不是受我的影响而投入创作，然而从几位我见过面的写作人当中，我仿佛催化他们写作的兴趣，如 Lee Cheong Beng。因此我呼吁能够以马来文进行创作的人，继续执笔吧。同时也希望马华作家尝试以马来文写作，我坚信他们有语文天分，只要有信心，他们可以写得很好。我常常期望这些马来文坛的华裔作家能扮演促进团结的中介。在我的作品中，我经常表达马来社会以

外的愿望。我同时也传达华人社会的心声，即我们也要求幸福、有保障的生活。无论什么种族，我都以这样的立场来看待，每个民族都希望在自己的祖国享有美好的生活。我通过各类形的作品表达我的爱国精神，而这股精神是真诚的。如果我拍案高呼我爱这个国家，我的感情绝对是真诚不虚的。同样的，当我经营贫穷的题材时，如写我贫穷的父亲、邻居等等，其实我要申诉的不是所有的华人都富有。这不但是像我一样的华人应该做，马华作家也应该这么做。这样便能统一领袖与社会的观点与看法，即每一位子民各有命运，并同样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

庄：自从迁徙到城市后，您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是否有所改变？

LST：肯定有的。然而我选择主题的基础始终一致，即有关生命（hidup）、生活（kehidupan）与人道（kemanusiaan）。这三者最终趋向道德，就是向善。因为在生活中好的最终获得胜利。不同的是他的故事，或材料（ramuan）。过去我也许倾向于写渔夫、农夫，但却朝向善意的目标。我今天写娼妓，但朝向同一个目标。迁到城里后，文学的素材或许比较广阔。我获得的经验更多样化，我接触的人群也多种多样、复杂、特殊。然而我当





初的原则是不变的，就是朝向人类澄明的生活而努力。

庄：您对城市华人的理解怎样？他们和甘榜华人（Cina kampung）有何不同？

LST：我对其它地区没有认识。吉兰丹的华人社会与马来社会的同化相当显著。城市的华人社会与其它城市社会大同小异，趋向个人中心主义，生活重心也不同，生活方式已走得很远，和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两样。甘榜社会仍然重视群体生活方式。个人的问题也是众人的问题，一人的欢喜亦为大家的欢喜。这在城市中几近绝迹了。城中的华裔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目标更趋向追求高学历、崇高的社会地位与物质享受。他们也趋向达致这个地位而努力。这并不是坏事，然而在努力朝向那目标的当儿，个人中心主义的倾向已经存在。

庄：诗与小说之间，为什么您倾向于写诗？

LST：诗比较透（lebih sampai），效果也快。诗歌有她本身的媚力。在语言方面，诗歌的锤字炼句非常不容易，选择角度（angle）也非常考究。

庄：目前参与哪些文学团体？

LST：作家笔会（PENA）。还有全国作家协会联合会（GAPENA）。我是作家笔会主办的文学讲座的主讲人之一。我也担任国庆日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审工作。

庄：谈以后的写作计划。

LST：继续创作、出版诗集与小说集、有计划要写长篇小说、主讲文学课题、作诗歌朗诵演出。最大的心愿是期望在国际上享有地位，希望通过翻译把作品推介到国际文坛，也希望能出版个人的马来文 / 华文翻译诗集。

///



■ 本文作者为马大中文系硕士班研究生，论文题目是《独立后马华 / 马来小说比较》。





原著◎ *Lim Swee Tin*

翻译◎ 庄华兴

# 我家的老人们

——祖父母与家人小忆

- 27

鄧  
蕉  
風

我家的老人们  
未曾过问关于改变  
除了少许有关经常坠落在叶片上  
和山脉间的季节  
对于世纪的回旋与溜逝  
总如斯忠诚  
他们更未曾过问  
或有丁点的怀疑  
腾跃的如自田塍末端  
经验于他们  
不过一抹泥巴  
只遗留一斑小点  
在他们小腿或手臂上  
除了偶尔雨水没来  
在时序之初爽约  
或迟迟不自脊背和旷野启程的  
亢旱

他们是我家的老人们  
从来不追问  
略略遥远  
彼岸的一个动作  
  
(或许如斯他们更安宁平静  
没有新的忧虑或其他苦痛的

追踪)  
一切都那么融洽和谐  
对于他们  
有什么比明天依旧降临  
以及祈盼今年庄稼再唱丰收  
更美好

## 怀念

那容器里的干花  
经常提醒我  
一百年当我给他那一刻

如果她是怀念  
花瓣不复绽放  
然她的芳馥我们依然隐隐闻到

## 茅草湖

我俩遂涉足茅草湖  
激情地吻着圆月抚摸着风儿的长发

刹那间我俩已忘记  
那贫瘠的土地





## 在雅加达 *mercantile club* 看自画像

这是镜片后的画像  
速描或油画小心地黏附着  
在绒布和框架之中  
拥抱着古董式的照明  
这mercantile club 的灯火

冷寂的空间充满巴黎新牌子的香水味  
我是一个从私我洞穴出来的宾客  
这里有美好的椅子保养十足的台子  
宾客们互相寒暄或颌首致敬  
受妩媚的女人迎迓，我把自己的灰暗藏起  
以瞬刻的微笑与绅士化的点头  
在mercantile club 的自画像之前

连连且高度推崇与赞赏的溢词  
符合苦心竭虑的画家们  
一阵接一阵的掌声名贵了创意  
竭尽心思让天分闪烁在  
静物与女人赤裸的胴体上

这些是让框子美化的画画  
让入口柔软纤维的地毡增添的辉煌  
我便站在自画像之前  
如讥讽嘲弄  
僵硬的步履虚假的目光  
在mercantile club 精纯的展览会上

我是宾客们干尽的空杯子  
挪步离开逐渐暗淡的大堂  
在层层颜料、调和的思想下  
寻找其余的框子和自画像  
某个夜晚在mercantile club

## 少年血气

原著◎Awang Abdullah

翻译◎蓝十三

坠落翠绿草原的  
一滴少年血气  
是路途的色彩  
凝结成天地的脸庞

少年郎  
绘画你民族的容貌  
以更红的色质  
或更坚实与锐利的  
图稿  
然后大声呼叫：  
“马来西亚不从世界消失！”



Awang Abdullah

### 简介

原名 Pui Tiong Gee, 10/6/1953 生于  
吉兰丹州, 1983 年考获马来亚大学  
马来语计划学士学位。1976 年开始  
创作诗歌及长、短片小说；曾获  
1986 / 87 年度马来西亚文学奖（诗  
歌组）。

■译者马大中文系毕业生。本文译自 Kita  
Akan Dewasa, DBP, 1987。



# 最后一季

原著◎Jong Chian Lai

翻译◎刘敬文



耕种 / 胡德馨（版画）

**妈妈** 厌烦地掠过莉玛，但那是她和她男人的爱情结晶。

莉玛伏在地板上，舌头舐着木板。峇班不在，要不然一定逗他妹妹玩的。妈妈倚着门板；士奈公公疲累的后靠着柱子，身躯缩进脆棕榈叶编成的墙里，望也不望妈妈一眼。布初婆婆正用力地把妈妈和峇班前几天采回来，已经泛黄的棕榈叶塞入墙缝中。

妈妈绞尽脑汁回想。莉玛八个月大时，即意味着吉安迪离开她近六个月了，抛下莉玛、峇班、士奈公公和布初婆婆。当妈妈怀孕九个月、托着浑圆的肚子时，吉安迪说：“这是命啊！我的身家……（满眶泪水的双眼左右转动）我的骨肉莉玛和峇班，不要让他们饿肚子。不要让爸妈挨饿。”过后，眨了两三次眼，吉安迪的胸膛便不再像往常那样起伏了。

吉安迪逝世前一天，妈妈听他说：“地只是租来的，不知头家会在

后天还是大后天来填土。你去租地耕种吧。带峇班去，他已长大了，懂得我们辛苦。”妈妈想到这里便伤心欲绝，眼睛红肿得像一名发怒的华人女子。

上个星期，吉安迪的一番话在妈妈眼前浮现。老板不耐烦等下去了。他双手发痒，等不及与士奈公公的合约期满。合约还有两年才到期，届时头家可以把土填得像山一样高了。两年期限还长得很，如果勤奋，能种四造稻呢！而这两年就足以让一家五口活命两年，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若省吃俭用的话。

作孽！妈妈很想当面斥骂士奈公公，最后还是忍住了。

妈妈那双褐色的眼珠望着那堆麻袋。她生气地盘算着。想到那些麻袋明年不再盛装稻米就难过。到底已在小屋旁的田地耕种多久，她已记不清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往往在黑麻雀回到小屋旁红毛榴槤树的鸟巢时，





妈妈才回家。有时峇班放学后会在下午帮她。如果士奈公公的膝盖炎、背脊骨炎和腰痛没有发作，他也会下田帮忙。布初婆婆也在小屋旁劳作，并一面留意莉玛是否肚子饿了哭着要喝奶。耕种和收成稻米的季节已过去。上周是妈妈最后一次望着金黄色的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亲吻大地。但这是最后一季了。现在外头泥泞的田地只散布着积水的脚印，和一堆堆失去生命的稻草。她认得烂泥上哪一个脚印是她的，哪一个是峇班的，哪一个又是士奈公公的，哪一个又是布初婆婆的。妈妈能算出有几个是她的脚印，而事实上，散布在这片土地的脚印，数她的最多。

“真的是五年吗，阿爸？”妈妈突然大声问道。她的眼神从麻袋转向士奈公公。士奈公正躺在墙壁旁，以手当枕。烟雾在他脸前缭绕聚集。他听到他媳妇问什么，但故意不看她。

妈妈又再数起麻袋了。她计算时常喃喃自语。通常她是叫峇班数。峇班还在求学，还在学读、写和算。峇班说这叫3M，但妈妈不知那是什么鬼东西。她只知道，峇班晚上用石子计算；一边读故事书一边唱歌；并在自己常用口水拭擦以致封面破洞处处的练习簿上写字。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持多久。

“不晓得……说好是五年的，欣葛。”妈妈惊醒过来。

“那当然？！”士奈公公为了让她

相信，只好这么回答。

“还有两年，他竟违背当年的诺言。”士奈公公心里喃喃道。似乎心中有愧的，老人悲叹了一声，沮丧的表情清楚写在他皱纹满布的脸上。“口说为凭，哪需要打指模，哪里有白纸黑字呢。”他没有转身向着妈妈，自顾自抽烟。

都是阿爸的错。阿爸以为把地换成钱银便足够让他过完他的下半世，现在却是噬脐莫及了。他忘了这块土地让他出生、结婚、抱孙。历代祖先以血汗灌溉这片土地。钱到手后阿爸便很少呆在家里，都到沙堡街尾斗鸡。被警察追捕两次，两次都被逮个正着。只不过阿爸用钱买通警察，所以才被放了出来。赢倒也罢了，输了就喝个烂醉才回来。直到如今手上的钱输得七七八八了，才稍为觉悟。贫苦交集，因他而起。但妈妈把满腔怒气藏在心里，她毕竟是阿爸的媳妇。

作孽！妈妈很想咒骂这名老人。

作孽！心里的怒气翻腾不息，随时就会破口而出。

她也曾冲动地想收拾细软远走高飞，带着莉玛，还有峇班，把一切都丢下不管。但妈妈知道她的责任，吉安迪的嘱咐依然在她耳畔回荡。然而下一季的稻要到哪一处耕种，妈妈却还看不到希望。到哪儿找钱开饭呢？莉玛的奶粉钱呢？干瘪的胸膛已没有乳汁可吸了。妈妈心里盘算出路。还有士奈公公和布初婆婆的三餐，到哪



找钱？他们已老了。想到老，妈妈倒宽心了些。他们也时日无多了，可能明天，可能这个月，可能……还有峇班的学费呢？她不愿想得更长远。思绪全都纠结在一起，脑筋转不来，只觉得血脉在头部跳动起伏。

万一布初婆婆突然病倒，需要买药。还有士奈公公。如果两人双双病倒很快死掉倒也罢了，但假如他们苟延残喘，妈妈必须去找巫师，必须买药。她可不忍心眼睁睁看两个老人家死去。她不是禽兽，是人。还有峇班的学业可能受影响，而校方也再三催收已好几个月没缴交的学费。这还未把练习簿、课本、铅笔、胶擦、颜色笔、蜡笔和种种开销算进去。峇班得缩紧腰带，还多次向同学乞讨，像个乞丐。妈妈三番四次吩咐峇班不要像个乞丐那样向人乞讨，她很在乎这一切。

如果……当然只是万一，要是士奈公公死去，布初婆婆也追随他。妈妈的念头可怕。有时这样的念头偶然涌上心头，有时又觉得想法残忍。那堆稻谷还不一定足以填饱五张口。峇班上个星期算出，把稻穗踩脱之后，收成比上一季少了五包半麻布袋。

“土地是咱们的吗？”妈妈问士奈公公，提高声调。感觉上妈妈已重复同样的问题多次了，有时使这名老人听得不耐烦。这次士奈公公选择了沉默。他的反应妈妈已习以为常。当她再三问同样的问题，士奈公公更沉默

了。

“阿爸真的没卖这块地？”妈妈大声问。这时莉玛哭了起来，似乎是被妈妈的声浪吓着的。哭声迅速充塞了小屋狭小的空间。

士奈公公脸上露出委曲欲哭的样子。0.8公顷的土地哪会只值十千元？那原是他们的土地，但现在要被填平了。头家原本答应让他们耕种稻米五年，但现在时间已拿不准了。他知道，但又能做什么呢？以前吉安迪的薪水足够一家开销，但现在……吉安迪的老板只一次过捐一百元。吉安迪去世前，妈妈听到她的男人为卖地一事吵起架来，差不多要打起来了。她懂得她男人心里怎么想。自从那次以后吉安迪在家就坐立不安。

“那头家真他妈的。土地是他的了，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填土。他买了咱们的地，他妈的！”妈妈记得她男人的话。吉安迪气呼呼地直瞪他爸爸的脸，脸胀红着，泛着油光和汗水。他的双眼尖锐得像把刀子似的盯着他爸爸。士奈公公未与他讨论就贸然卖地着实令他恼恨。

当天晚上吉安迪醉醺醺回来，第二天便呻吟头痛，身体发冷发热，接着……妈妈大哭，峇班也大喊大哭，只有莉玛熟睡，士奈公公和布初婆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妈！”妈妈从沉思中惊醒。这时她才发现太阳已高高升起，升到红毛榴槤树顶了。峇班放学回来。她在梯





阶上蹲着，手支下巴，手肘压在膝上。她呆呆地望着峇班身上泛黄的上衣和褪色的蓝裤。她儿子的脸，是一张因饥饿而显得疲累的脸。这个躯体里有吉安迪，脸长得和吉安迪一模一样，峇班有的吉安迪都有。

“班，有什么就吃什么吧，叫公公和婆婆一起吃。”妈妈想起自己还未尝的香蕉花、三峇马来煎、薯叶和两条咸鱼。让峇班、士奈公公和布初婆婆先吃，如果还有剩下的，她才吃。不然，就只有空着肚子到晚上。

“妈！”

“吃过了。”妈妈撒谎。因为菜不够填满四张口啊，她只有逼自己不吃。她还年轻，和峇班相比，她已经吃够了；和士奈公公和布初婆婆相比，她能挨饿，他们不能。就让我挨饿吧，而不是年纪尚幼的峇班，或已风烛残年的公公婆婆。即使只有几年寿命，也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死去。

“妈！”峇班又叫她了。

“又怎么啦？”这次妈妈带怒气地問。

“吃饭啦。”她望向厨房。

“吃过了！”她转头望向田地。

“妈吃吧，有多呢。公公说妈还没吃，妈说谎。”一颗强硬的心溶化了。一滴眼泪从眼角掉下，妈妈忍不住又抽泣了。峇班递来一盘饭，一瓶酱油，一些木薯叶和马来煎。

“班，算好了没有？”妈妈問道，一边把沾有酱油的饭塞进嘴里。这已

是她第二次吩咐峇班了。

“算了，这一季有20包。”

“班算算，每拿五包去壳，就要把其中一包给米较老板。我们还剩多少包？”

妈妈一边看峇班，一边吃粘在手指的饭粒。如果峇班辍学，妈妈就白费心机了。她原本盘算，峇班天资好，如果继续升学就有望摆脱贫穷，不必像吉安迪那样辛苦工作了。以前峇班聪颖过人，常考第一，或第二。最差也考第五，那也还是因为他患上霍乱几乎小命不保才会这样。但自从吉安迪去世后峇班变了，父亲的死干扰了他的学业。以前吉安迪曾问他毕业后要做什么，峇班大声地回答，说是要成为“阿里峇峇”。想到这里妈妈又觉稍为宽心。

“16包，妈。”四包要交给米较？妈妈再次悚然一惊，饭粒从嘴角掉下。两三只鸡啾啾地跑过来抢吃。如果饭盖下没有菜下饭，就要杀鸡了。

妈妈认命了。20饱桥标肥料麻袋的米只够五张口吃九至十个月。接下来她不知道要去哪里种稻。若要租田，收获的一半要给地主，一半的收成哪里能挨到下一造呢？

她愿意跪在头家脚下求他通融宽限一些时候。然而，她又想，吻头家的脚也不能够让他延长期限，徒然白费气力吧了。如果明天路旁那有森然铁牙的黄色机械开进田地填土，又有什么办法呢？向那样的头家求情是没



用的，他连和士奈公公当年的诺言都不打算遵守了。

“明天放学后，班去叫米较的人来扛米，米缸的米只剩一小杯吧了。”

“班不要上学了。”峇班很快回答。他没有望向妈妈，他知道他妈会因为他无端端不上学而大发雷霆。

“为……为什么？”妈妈口吃起来，双眼圆瞪着马上就要哭出来的峇班。

“妈，班肚子太饿了。”峇班回答道。委曲的小脸扯痛了妈妈的心。

“妈给你麻袋里的金蕉，明天金蕉就熟了。”两三天前她就这么说了。两三天前她已许答应给他香蕉吃，但那时香蕉还未熟。她不得不骗峇班，哄他上学。因为峇班的被逼挨饿，妈妈打从心里涌起一股罪恶感。

“好吧。”儿子的回答使妈妈知道这颗弱小的的心灵有多失望。但这是最后一次向峇班撒谎了。

峇班突然哭了起来：“以前阿爸在……班有两三角钱零用，妈。”哭声越来越大。妈妈用力地拥抱这瘦小的身体，好像初次被吉安迪大力拥入怀里一样。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峇班身上，就像她对吉安迪的爱。泪光在妈妈眼角闪烁，一如新婚之夜闪耀的泪水。

“妈，为什么呢？”妈妈知道峇班问什么。

“沙末、嘉万、玛莉，他们都有一元零用钱。”峇班接着说。妈妈的

泪水终于夺眶而出，簌簌流至下巴，垂挂片刻，然后大颗大颗的掉下。她在峇班的哭声里狠狠的抽泣起来。她把脸转向稻田，正好看见机械开向那片田地里。

看来头家等不及明天了。在妈妈眼前，金黄色的地毯平铺在泥泞地上，逐个填平远处妈妈的脚印，直至小屋旁布初婆婆的脚印。每一寸泥地都有灰色的积水，那是脚板踏过的地方。而今以后不再有她的脚印、峇班的脚印、士奈公公和布初婆婆的脚印。

“耶——呼！耶——呼！”峇班一面大声欢呼一面兴奋地在田地跳跃着。“Ko… Ko… mat… mat… su… su……”①他大声拼音道。见机械开入稻田，他大力拍手，跑向稻田，身上还穿着刚才的校服。他飞快的跑着。跌倒。爬起。跌倒。马上爬起，接着便没有再摔着。

妈妈的泪水再度掉落，脑海里浮现着田地的画面：下一季长出的不是稻米，而是根根深埋在地的铁枝，永远屹立着。

峇班的喊声还洪亮的响着。

注：①Komatsu 为挖土机的牌子。

■译者为马大中文系硕士班研究生。本文译自作者同名小说集，1988，DBP。







幼年梦见① / 胡德馨（版画）

# 拆堡

原著◎Jong Chian Lai

翻译◎王俊魁

鼠鹿、麋鹿、羌鹿、山猪受逼迫；山雀、鹳鸟、鹦鹉、猴子和黑猴、穿山甲必定四散；只有这个民族秉持正义，不是通过法律，而是仗赖着落伍的思想堡垒。

非政府组织（PBK）在国际秘书处如此迫切地揭露这个民族的一条条罪状，利用遍布全球的伐木课题，归咎政府进行胁迫。

“我必须封杀这项行动！”他不断擦拭着满额的汗，十月的毒日头如此炙人。

“连名字都如此咄咄逼人，哼，武拿猛狎。”

武拿猛狎……

龙崛粗糙的双掌猛搓着七尺长的细铁棍，以便在拇指宽的木棍钻出一道小洞。心爱的吹筒已经被阿者朗狠击大腿折成两段了。最叫他感到羞耻的是这枝吹筒显然并不如他本身坚韧自傲。吹筒被视为主人的化身。整个社会都会嘲笑他。折断他的吹筒，等

于击溃他的奋斗目标。为比南族改善生活的目标。龙崛直如在钻着一道深洞，穿过阿者朗的口直透到肛门；在他手中，这具躯体只是在不断地战栗着，没有随从肯来协助，每个人都在袖手旁观。

“你该感到羞耻，崛……那外国入讲的都是真话，因为他不属于本国。如果他身为本国人，那我们便不用相信他。”阿者朗仍在滔滔地指责他。龙崛只是咬着嘴。

“你宁可相信那外国人的话……他们宁愿相信那外国人……他们更加卑鄙！卑鄙，而且侮辱我们！他们说，我们这些人都住在树上。我曾听那些政府官员说过，这些人在国外贬低我们。现在他一来，我们……但不是我，便把他当成偶像来膜拜。白皮肤的偶像！”阿者朗的随从听到侮辱他们的言词，纷纷现出不满的神色。如果他不属于本族，他们早就把他当成吹筒下的猎物了。



“最好你相信巴巴老师的话！”他咆哮着说。这个名字在他们族里已引起许多风风雨雨，就连他们的孩子都一窝蜂地想到他那里上学。

“最好是跟从沙奥的话，阿卡先生！”龙崛提高声量喊道。

“最好是相信沈医生的话！”他叫嚷着，一面把吹筒掷向隔开他与阿者朗的人墙，他的锐气略为受挫，因为这是首次面对如此强悍的比南族人，挺立当前高举着六尺长的吹筒，有如欲在如此僵持不下的局面中将对方擒下。

他们带来繁荣，而不是这树林里一代接一代的落后生活。这并非政府的原意。龙崛企图诱导族人改进思想，而非如今由于外人来到而歪曲事实的局面。

阿者朗立时抓起吹筒，“你别欺人太甚，崛！”阿者朗动怒了。“看我这枝吹筒对你不客气！你不是本族人！你这叛徒！给我滚得远远的！”接着阿者朗动起粗来。龙崛的吹筒被他的一双巨掌高举起来，往大腿猛扳，吹筒应声折成两段。众随从皆感惊异，此举有如将龙崛跟所属族群的关系断绝了。龙崛一把拾起吹筒，用尽全力掷向阿者朗，俨如向他宣布决裂般。

他真是逼人太甚了！龙崛依然在搓着铁棍，双掌感到灼热痛楚。

“巴巴老师如果就整个笼克窝区只教你的孩子一个，也真的太愚顽了！”沙耶阿拉的讥讽如此恶毒，督

猜则忙着召集族人在通往伐木地区的路上设立路障。龙崛在获知孩子们都拒绝再去上课时，胸中的怒火仿佛即将喷发而出。只剩下他的儿子孤伶伶一个人，忧虑孤单无朋无友。如果不是巴巴老师孜孜挽留，他老早像其他小孩般跑回家了。笼克窝区离笼吉吉丹区并不近。最糟的是每逢果园收成、狩猎、搬迁、捕鱼等季节，孩子们都被召回家帮忙，无视老师的反对。而季节过后孩子更被阻止再回去上课。

“他们想害死我的孩子。在宿舍里吃了点东西便闹得要进诊所。连吃的都备不妥，还谈什么教育呢。”阿者朗重翻旧帐。当时确有一两个小孩食物中毒。他们在学校原就与其他人不同路。比南人太自甘堕落了。以至于老师在教导卫生常识时，竟然误解这外族老师藉机侮辱。他们该感到羞愧。然而这是如假包换的事实，他们的思想堡垒牢不可破。

“读书之后我的孩子比我更蠢。你想想，受了更高的教育之后，他还懂得靠吹筒在林里找生活吗？你聪明的孩子迟早将饿死。这并非不可能！那外国人也说，这不是不可能。你想向我们证明些什么？对于我们，吹筒和树林便是繁荣。青绿的树林，就是我们的生活。吃和生活，生活和吃，便是我们的一切。”那时他拳头已经握紧，恨不得一拳打出去了。然而，妻连忙浇熄他的怒火，过后他遁入林间待了一周方才再度出现。





——我的孩子已经上了二年级了。巴巴老师说，课室不再空洞。巴戈洛渐熟悉拼写自己和母亲的名字。不过，拼写得好并不代表能在树林里生存。他完全不会使用吹筒，也不懂得制作毒汁。到学校上课毫无实际用途，又不懂得自己去找吃。阿者朗故意在村里宣扬这件事，以期其他孩子都不再到学校去上课。无所谓，让他们去贬责好了，只要看到巴戈洛日益聪明，我便心满意足了。其他人必定会跟从，即使仍心存疑窦。

——巴戈洛真够出名，名气在这内陆方圆百里之内响当当，凡有长屋处无人不晓。巴戈洛促成比南族人搬迁，原先反对龙崛者皆感到汗颜，他们被迫携带巴戈洛帮助他们完成绿化计划。看来用双手和血汗栽种的蔬菜更甜美可口。即使对这个族人怀有忿怒憎恨，猪牛围栏、鱼池都建成了。这还不是靠着巴戈洛坚持不懈地与政府人员谈判争取。勇敢坚决的巴戈洛改革了他们未开化的生活方式。生活变得整齐有致。从此有了长屋可住，而不只是间木屋。还有菜圃需要施肥、灌溉，而非任其自生自灭。有需要饲养的猪牛、鱼儿，而无需再往树林里猎杀，或潜入汹涌的河里捕捉。这一切都寄托在一处。巴戈洛……巴戈洛……

巴戈洛会在林里饿死！

武拿猛狎！龙崛在屋外粗声喊叫。这间采用各种枯叶——阪叶、孟光叶、竹叶、蕉叶等架成墙壁的小

屋，显然无法抵挡劲风贯穿，柱子用小腿粗细的竹签歪斜地搭成，这比他本国的狗屋只稍为强一些（况且比南族生活杂乱无章，比我饲养的小狗还不如，武拿猛狎心里暗忖）。除了灰毛弗、猴子、黑猴等必须关在笼里，不是因为它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它们原始的兽性。就这样比南族人被某些人误视为如此。他会将这些论点寄到《远东经济评论》或《亚洲周刊》去，因为伐木课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许多人都在期待着下文。

“武拿！”他再次喊叫，这次的音量比适才更凶、更具威吓。不过，这外国人的躯体似乎只僵硬地平躺在阿者朗为他搭建的四壁萧条的木屋里。只有他才能用薄床褥来衬垫身体，可能是不愿像马棚里的马般躺在枯草上吧！可能是他那自我膨胀的优越思想令他刻意将卧房弄得与比南人不同吧！“给我们族人带来霉运的外来者！”龙崛高声咆哮。第一眼看到这外国人时他已深感厌恶，他的来临有如随附着千万枝反伐木的毒针刺透每一条比南人的性命。毛发浓密的他蓄着略长的胡子和头发，有如正要被他猎杀的红猴。他必会猎杀这头外来侵犯者。

武拿猛狎猛地从床上弹跳起来，并即刻从离地只有三尺的木屋上步下，随即向着威武挺立的龙崛走来。龙崛脸色冷酷，生活水平与思想皆略为进步的他不带武器地移近一步，但腰间系着的还是久已没洗的陈旧遮羞



布。他企图捕捉刚才龙崛所说的话。武拿猛狎虽不很确定其中内容，但肯定龙崛极度不满于他。从他初临这林野之际，龙崛便从不吝于发泄他的怒气。武拿猛狎并不了解人类何以这么愚蠢，会为了族人的繁荣而如此贪婪地肆虐树林。唯有阿者朗较能理解。但是不断为族人争取权益改善生活、强悍激进的龙崛却不了解；这个族类必须赋予继续享受繁荣的权利。武拿猛狎熟读非德利波耶的《婆罗洲达雅族探险记》以及列德曼奥哈拉讲述《深入婆罗洲内陆》的探险经历，欲通过实际经验挑战或从这些著作中找出破绽；或许是依芙玲方挑起他更坚韧不拔的抱负（非常坚韧，可能无需再参阅更多书籍），标着副题“在消失中的婆罗洲树林间求存”的《砂朥越土著》一书激发他深入内陆，来到这比南族聚居之处。武拿猛狎乃亲非政府组织的游客，来到这山雀乐园之前，经已熟读依芙玲方的著作，远远避开了进入这地区可能迷失的路径。他的人格多么完美，依据十八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的学说精华，人类在大自然的环抱下，人格更臻完美。

“我在尝试帮助你。如果这一片树林都铲光了你会感到开心吗？你要到哪里去猎猴子呢……”他立时拿了根木棍，模仿着射吹筒的动作。他用英语说着话，并随手作出几个龙崛看不出所以然的手语。

“你这外国人真是无事可作，来这儿扰乱我们的宁静。为何不在你自

己的国家里扮上帝？还有，别再假装了！你并没有居留准证，你这非法入侵者！”武拿猛狎颇为惊异，龙崛如何得知他的比南族考察员的身分只是个幌子——而实际上是在搞乱比南族的世界。

“我会通知警方！”龙崛再次厉声恐吓。

武拿猛狎想勉强挤出笑容，却变为苦笑，因龙崛对他毫无言归于好的迹象，可能这种恐吓他已经说过多次，而警方却从未找上门来。可能连警方也无胆亲自会见比南族，他们的吹筒远比警方佩带的短枪来的快而险。武拿猛狎连忙跑回木屋里，随即三步拼成两步地跑到龙崛身旁。手里拿着相机，准备将目瞪口呆的龙崛摄入镜头。接着又跑回木屋，出来时手上抓了份本地杂志，向不清楚对方在忙些什么的龙崛展示。武拿猛狎出示贵人在严肃地讨论笼吉吉丹区伐木课题的图片时，龙崛登时怒气全消。

卡嚓！卡嚓！

“我会把你的照片刊登在贵人旁边。”武拿猛狎成功地笼络龙崛热切的心。“你认识这位贵人吧？”龙崛只点了点头，武拿猛狎马上摄下这会令非政府组织前功尽弃的反抗者的表情。

卡嚓！卡嚓！

“你，如果你也支持非政府组织，你也有机会旅游我们繁荣的国家。”武拿猛狎的利诱更像催迫。原因是，龙崛如此全心全意地拆毁反伐木的堡





垒。如果不能领导比南人竖立起路障，所有的努力便等于毫无证据地空喊。他要把这消息传回国家，活生生地证实这片树林有人在肆意砍伐树木。而且比南族受到严重的侵害，他们的文化即将随着动物绝种而自地球上消失。“你别难过……如果贵人来到，你可以站在他身旁拍照。贵人会到这儿来讨论伐木课题。他会乘直升机来。”武拿猛狎用手指模仿直升机桨片旋转，这次很难再让龙崛上当，因他已多次答应安排他与贵人见面。不过，一切纯粹是空话。

“如果你再骗我……我会射穿你的肩膀。”他作出射筒的动作时，脸色寒得像冰。他无需作任何动作，武拿猛狎学习比南话的进度远比龙崛学先进而花俏的英语的速度快，即使英语是如此易学易懂。

美国的红印第安人证实了青葱翠绿的树林不应为了繁荣而破坏，他们清晰响亮地呼吁，为阻拦提倡国家形体繁荣者提供了原始武器——最后他们只得呜咽哭泣。龙崛、比南族人和武拿猛狎也明显地代表着不同的立场。龙崛是提倡形体繁荣者；他必定高呼：“森林里的岩石已在这世上存在数亿年，每个人都应该争取自身的权益。”比南族则有如企图捍卫自己权益的红印第安人，常受提倡形体繁荣者的掠夺；武拿猛狎与千百名比南族人并肩为树林的存活作战，持着原始的武器，竖立一个又一个的路障，阻拦摧毁树林者进入伐木林。他们在

此搭建木屋，管制只贪图物质享受、毫不理会仍需与黑猴、猴子、羌鹿、鼠鹿、山猪及其他野兽共存的比南人的死活、贪婪的人们进入该地。

“政府已为我们建立长屋。我们应该学习分辨服装、被褥、枕头……政府这是在喂养我们。那已是大慈大悲了。然而我们还在继续期望着政府。贵人说，大概政府没能教会我们捕鱼，反而要生生世世地讨鱼吃。

阿者朗的影子向他们移近。这外国人与他有如孪生儿，血肉相连，却肩负着剥削比南人的使命。

“你自己听到了，我们的民族得到便利却变得更懒，一心依赖政府。这并不是比南族的习性。不，龙崛！”阿者朗笑着讥讽他。武拿猛狎翘起拇指赞他时更显得得意洋洋。

“这并不是政府的错……不是。”他越发怒气填膺，这次来原是为了唤醒阿者朗与众随从的良知，而非继续煽风点火，加深自外国人一来便引起的嫌隙。“实际上我们尚未学会自立。我们的祖先从未教导。而且这里的天地越来越狭窄。我们的族人也不再鼓励孩子到学校去上课，那怎么学习自立呢？贵人曾说过，城里人也会因不能自立而误入歧途。”阿者朗其实并不明白龙崛从哪里学来这许多头头是道的辩白。他只觉得他的脸皮是多么厚。

“你问问这流氓吧！比南人并非抗拒发展，如果这样，国家永难进步，他肯定会保卫他国家的森林，何



必跑到这里来惹事生非。难道只是想证明他的影响力……”龙崛凌厉的目光怒射过来，攫获武拿猛狎浅褐色的眼珠，而他正好想将目光调向正对着龙崛怒目而视的阿者朗的厚脸上。

“他来是为了保卫我们在树林的食物来源。你也听到了……政府确实是给我们建了长屋，不过政府不会再帮我们修建、修复或打理。政府必然知道……比南人没有钱财处理这一切。如果真有诚意，政府应该将一切都预备好。”武拿猛狎笑开了，阿者朗竟能将龙崛的尖词利句一一反驳回去。

“你对政府的付出毫不感恩！”龙崛怒吼。

“太没有道理！一切都想依赖政府。连耕作自己的菜圃，你也怂恿他们要求领薪。太不讲理了！”龙崛怒气又生，他的脉搏急剧地跳动。

“政府确是骗子！”武拿猛狎喊道。这次皱眉的反而是阿者朗，而非龙崛。他没料到这外国人竟会说出这样流利的比南话。也没想到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以至于连他自己身为这内陆最具威严的森林捍卫者的地位也渐被他排挤掉。风微微地将外国人身上的体味吹送到阿者朗鼻端；它经已与比南族味混为一体：腥臭、泥土、树林、黑猴、猴子、箭猪、鼠鹿、麋鹿及熊的味道。

他们开始在龙崛的木屋前聚集。他们没进林子里打猎，因为决心阻止彭老板的伐木罗里开入这个区域。彭

老板已经付出可观的赔偿金，而且一再地与他们商讨解决这项课题的方法。不过阿者朗和武拿猛狎继续煽动着，不让伐木罗里进入，因为他们相信所有野兽都会因此离开这个地区。

“纳鲁不会说谎。政府也不会。”龙崛仍然强硬地维护政府的努力与诚意，以及这比南族义工为他们的需求所奉献的援助。

“为什么吊钩机会迟送到？”武拿猛狎受到阿者朗随从的拥护，愈加意气风发起来。他们士气高昂地继续给予支持，并鼓起掌来，试图煽起龙崛的怒火。

“政府应把钱交给我们，我们并不愚蠢，不见得不会自己购买机器。敢情是纳鲁想独吞这笔钱吧！”可狄有意撩拨龙崛的怒气。龙崛有如看到变革的脉搏在深深渗透，而比南族有如受变革之脉蔓延的影响而逐渐龟裂的石头，最后终将爆裂。

“纳鲁和政府是同一伙的！蔑视我们！”阿者朗提高声量怒喊。野火在圆睁的眼里燃烧，鼻孔张得大大的，好似嗅到龙崛即将采取的行动。他的耳朵如此敏锐，似乎能听见山猪、鼠鹿、麋鹿、羌鹿的脚步声，准备抵御龙崛，这为了捍卫纳鲁和自己而不惜颜面性命的男儿汉。

纳鲁目光锐利地凝视龙崛；那时他来到笼克窝区找巴戈洛，刚好纳鲁在为勿鲁巴兰的比南族主持领袖课程，只有笼吉吉丹区的人不肯来。这印象深深烙印在他脑海。阿者朗扯烂





手上的纸，也不考虑政府在这纸上所寄托的厚望，祈望比南族能拆毁陈旧落伍的思想堡垒。但他们的思想堡垒时时远离渗透石头缝隙间的变革脉搏；听说比南族往往被隔离、备尝失望，受忽略的滋味，政府毫不关心他们（武拿猛狎提出的控诉）。阿者朗厚颜无耻，毫无异议地宣布武拿猛狎为领袖，有机会还极可能他封为比南王，龙崛的双眸有如乌冈的眼神，令他懊恼的并非是做得不够彻底，而是像你正要射杀猴子，却让它插翅飞走了——比南人如果错失了猎物，会感到无地自容。“并不是政府故意拖延，吊钩机迟送到是因为运输问题。他们生气是因为一天的时间内竟不能从诗巫运到巴拉卡。我们落力寻找其他途径，向奴立借用直升机，但那并不容易。况且，这机器他们并不急着用哪！真是得寸进尺！”纳鲁指责他们的不是，因实在难以忍受他们过分依赖政府的行为，无论是食物，甚至于马桶。这一切毫不简单。

要他们拆毁陈旧生锈空乏、固步自封的思想堡垒，这件事太难以接受。纳鲁曾要求其中一人站在众人面前发言，但遭到不留余地拒绝。比南族并不是烧剩的残株。比南族也并不是沙盖人，但在人们曲意诠释下已跟他们等同了。侮辱。由于这样在笼克窝区，比南族在吉隆坡迷途的故事被大事宣扬，而当时正值伐木课题闹哄哄地争辩着。他们直接寻求中央政府的协助；有如人猿甫从树林里逃出，

置身钢骨水泥森林间而迷途了。报章刊登的都是贬词、羞辱，怎么可能叫他们拆除如此巩固的陈旧思想堡垒呢。纳鲁对他们提出的见解怔怔地思考着。他隐隐然感到幕后有大玩家在操纵他们的思想。要改，谈何容易。

“不久后奴立的直升机便会抵达。你会拿到你的钩物机。其实何需这么急着要呢？”龙崛尝试阻止迅速在族人之间传开的谣言。他们很难相信他所说的话。可能这外国人太受他们尊崇了，若他们真成了他国家的基本人民，难保他们会继续获得这么高的评价。

“他们小看我们。不是我们不懂得购买这机器。只要把现钱交给我们，就不会发生现在的问题。”巴隆马哈抗议道。他被森林的腥臭味掩盖了，但他意图分明的眼光有如在窥视着欲射杀橄榄树枝头的猴子，龙崛将在对方忍无可忍时受到漫天毒针的招呼。

“并非如此，那笔现款可能会受到滥用。政府已经领教过了，这种行为偏差不只发生在比南族之间，其他族人也发生过。”龙崛深深感受到他提出的每句话，可能该反的是政府。他确实面对这样的挑战，武拿猛狎随口发表的言论被当成神父的证道，族人毫无困难地认同这个刻意让自己与比南族同化的外国人。

“这并不重要！如果政府确实想帮助比南族，应该拿出诚意来，是诚意而非拖延这些援助。似乎故意在玩



弄他们。”武拿猛狎比比南族更热衷于争取本身的权益。

“政府其实只想跟比南族玩政治手段。……”龙崛本身也不明了武拿猛狎所说的政治手段。如果武拿猛狎不是在旅游世界时落足于此，比南族人也不会因而被导入歧途。欲促使比南族进步，情况有如在地缝之间生长的草根。并饱受在奉外国人为王的陈旧思想之挤压。纳鲁的话有如醍醐灌顶，令穷于应付比南族人挑衅的龙崛豁然开窍。

“如果下错了‘皇后’这一粒棋子，那他们的希望也等于毁了”。龙崛会向纳鲁弄清楚武拿猛狎所谓的政治手段。如果毁灭了，可能阻挠伐木的路障会增加。到处都会竖立起来。龙崛听了这个威吓，脸都气红了。不过阿者朗和随从他们对那外国人的一切行动和决定都没有异议，并且充满了斗志。

“你自己也根本不了解他们在期望些什么。只是在外……这也是因为你将他们心里的怒火煽动起来。至少他们心里还有一点点祈望着改善生活，你应该为你自己的无业游民争取权益，他们露宿街头，居住环境并不比比南族强。你们国家的无业游民露宿在五脚基、藏身在破纸盒、旧报纸堆、空桶里、桥底下、或在比比南族的体臭还要臭得多的地下隧道中。你自己难道没觉察吗？你想在内陆成为我们的民族英雄。我们的族人肯定不

知道你们的无业游民的惨况。何苦来骚扰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滚吧，瘟鬼！你可以傲慢地欺骗阿者朗和他的人，但你骗不到我。为什么？你当然不知道……我没你那落伍的思想。你的思想还算进步，但远比我落后。”炽热的阳光使僵立在阿者朗和随从之间的武拿猛狎满脸涨得通红。这时他只有屏息不敢争辩。他们有些按捺住怒气，或者无法想出有力的话来反驳适才龙崛所说的话。

“你还未到过我的国家，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情形。”武拿猛狎试图否认。阿者朗和随从并不相信他的狡辩。

“你们傲慢的政府决不会夸大无业游民的惨况。我们的政府正致力帮助比南族改进生活，如果没有你，外头的骚扰者并不知道。何必让他们知道？我们获得政府这么好、公平的待遇。但是，你说那并不公平，企图播弄伐木课题。你可以先尝试解决无业游民的问题，为这些流离失所的人建立住所。我们的政府为我们准备了房子，但是碍于陈腐的思想，我们不愿意住进去。”纳鲁的论词、阿卡先生的话、沈医生的忠告仿佛“附身”于龙崛的脑里，以至他能有条不紊地表达见解。他们对他的话感到惊异。有些人开始心服而转投龙崛幡下，因为发现他们已经溃不成军了。阿者朗的双眼充满野性。透射出凶狠的精光。他越发感到暴怒。他用吹筒捣着





水泥地，直至钉牢地上。

“真是能言善辩。谁的鬼魂附上你的身了！”阿者朗终于用这些粗野的语言来发泄怒气。

“你以为你是谁，龙崛？”阿者朗怒极爆出连串的狂笑。

“督猜做了什么？他并没有像你一般凭空捏造。你是谁的后裔？想把比南族带入城市，他们会手脚无措。到时可能政府更为难，像你所说的一样。不是说他们栽菜也向政府领薪吗？那是陈腐的思想。你是散播谣言、让外人误会比南族是思想昏昧的祸首。你应该先深思熟虑，才来拆毁他们的思想堡垒。你以为这很简单，有如到林间去打猎一般吗？”这次轮到龙崛感到羞愧了。

“你何苦要散播谣言？”好乌婢灰心地问道。要征服、不可轻言放弃、方能进袭比南族顽固的堡垒。他的妻又气又失望，即使这些话如何刺伤龙崛，她也要继续查问。

“你看看巴戈路，若要族人前进一步，就必须打这儿开始……学校、有条理的生活，何需再搬迁流离。”这句话深深触动好乌婢的心，仿如用刀剗割新患。她感到如此羞辱，如此逾分。如果其他人听到，肯定毒针将如雨点般的招呼到她身上，而她的男人也将中毒身亡。只有包卡拉能够提供这些毒汁的解方；万一他对龙崛的怒气无法平息或者火上加油，那么好乌婢便必须为男人的逝去而哀号痛哭。

幸好包卡拉年迈力衰、耳失聪、目失明，对事情的发展不甚了了，他只知道解毒的工作非他莫属。

“那森林官……他们只想破坏我们在这树林间的生活。如果他真做了，告诉他我们的吹筒不会放过他。”巴隆马哈拨开垂在额头仅存的一绺头发，似乎在掩饰他的夸口。他整理一下缚在手腕上的护身符，包着的黑布早已褪色。很可能为他们制作护身符的是包卡拉。在他身旁挺立着的沙耶阿拉也自豪地举起两边箍着膝盖和小腿的护身符，红布包着的护身符可能在大灾小祸发生时曾庇护过他，以至他会这样自豪地展示他内心的骄傲。

“你们实在是逼人太甚了！”龙崛用尽气力大声咆哮，毫不理会督猜在旁咬牙切齿，整个脸憋得紫红。

“你们被那瑞士鬼附了身！你们其实应该打击他对政府的抗议，你们太容易见异思迁了。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习性……只要是外国人说的话都是好的，即使实际上有多坏。我们都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的心的心已经朦了猪油、不识字、不懂得思考。”龙崛有点词穷，不晓得如何去说服族人。“你们都说我无中生有。是的，我是无中生有。无论我受到何等的羞辱，我仍会挺立在你们面前，即使毒针直射入我的胸膛。当你们看着我，你们会说，哈，这是政府的人，这是要我们生活舒适的人，不只是现在，而是世代代子子孙孙。从今以后，如果



你们还是不肯让步，设立路障，或阻拦森林官员执行任务，你们可以继续这样做。我只有弃之不理。”

阿者朗微笑，嘴唇大大地张开，露出污黄的牙齿。

武拿猛狎鼓起掌来，紧接着是阿者朗的随从们。

龙崛即刻撒开大步从人群中离去。“以后别来找我，你们会悔不当初。”脚步是如此豪迈，犹如这时他的羞耻已不带任何意义。

警方和军兵涌满了整个村落，犹如共产党重临侵略比南族。正如所料，竖立路障阻拦伐木商进入的事给督猜的人惹来灾祸。阿者朗、巴隆马哈、沙耶阿拉、可狄及其他几个都被警队和林警围捕了。他们眼神越发的狂野，有如正在格斗的疯狗。斗争激烈地进行着，挑战、煽动、相互指责越来越剧烈，以至牵涉了更多比南人；但被捕的都是顽强固执的人，他们相信强硬的态度可以增添满足感与成就感。彼时龙崛抗议竖立路障阻拦伐木商、受族人万分崇拜的武拿猛狎再也不敢露面，因此他们凶悍的眼光留神凝视人群中的每一张脸，企图找到局势混乱时以“救世主”姿态出现的武拿猛狎的脸，不过，这外来者不曾再出现。而且在他们被捕时，武拿猛狎有如懂得未卜先知般逃逸，仿佛警方早已向他通风报信。

他的妻子丽姐成了他们凶悍目光搜寻的对象。丽姐在面对比南族人时，眼神并不如武拿猛狎般大胆。

“武拿猛狎在哪？”再也无法按捺怒气的沙耶阿拉喊道。他全身冷汗湿透，如果这时放了他，很可能便会像头野狗般窜到林间迫切搜寻武拿猛狎的足迹，以将他揪出交给被捕的一群。

丽姐没有回应，她只排开刚才阻隔她的人阵；在她大力推挤之下，企图阻拦她的人群也散开了。“武拿懦夫！”巴隆马哈像孩童泄愤般砰砰地跺着脚跟。“我们被这外来者陷害了！倒霉！”

当旧爬山车缓缓地开动时，龙崛从后挤入人群中，在众人面前站双叉腰，用若无其事的眼神留意着，俨然懊悔尚未释怀，因为离去的并非改革者，而是促使他们粗野凶悍的外来逼迫。这些逼迫引来外头的批评、无事可做的外国人和捣乱者，搞乱一池春水后便逃之夭夭；只有一群忠心耿耿的比南族人留下来协助。

“滚吧，瘟鬼！捣乱者！”

那里的松林使土地崩塌，下的是酸雨，气候失常，葱郁的松林被大肆破坏，为了要落实一项霸级计划——建立衔接北欧的圣哥塔隧道。然而克丽丝汀梅尔在《瑞士森林还受危害吗？》连载的特写没了下文，大概是摧毁树林的行为已停止，又或者是受到强人的压迫吧。✎

■译者马大中文系毕业生，现任光华日报编辑。本文原题 Meroboh Tembok，译自 Mercu 3(马来亚银行-语文出版局1993年度小说奖(B组)优胜作品集)，DBP, 1995。





# 普通男人

◎许梦生

其实我应该知道我就是她口中的普通男人。我会专心致志的对待爱情，诗以及生活。我无法亏欠别人，更无法让心爱的人为我伤心。



她后来真的嫁给了一个普通男人。

1997年9月21日。无风，但下着微雨，她要出嫁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明天我要嫁人了，嫁给一个普通男人。一个说他暗恋我八年的高中同学。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当初她离开岛城时，我还巴巴的跟公司请了半天假，老远从工厂区骑着老摩多车赶去送她。在回程的路上，不知怎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留在这里，默默的陪伴着她。毕业后，她却选择离开。而我，还保持着一贯的沉默。我以为，爱就是一

种相互的默契，我等待着她的心领与神会。

我是在大二那年认识她。那个长发，孤傲得有点偏激的女子。她第一年进来校园后，就开始在文学组掀起不少风波。主张文学组应该大开门户，迎接更多普罗大众。又嫌文学组喜欢搞小圈子，搞个人崇拜。讲完后自己又悄悄的躲起来不见人。然后被很多人议论纷纷，但依然是我行我素的人。

当许多人都有兴致的想知道谁是冒名写情诗的许梦生，继续搞其个人崇拜，而大部份的人都隐隐约约的获知后，她才姗姗来迟的，不

带一丝感情的问：请问你就是那个许梦生吗。

我在大学时期常写诗，并在壁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后来不知哪一个男生得知我原来是个大男生时，消息就在会所传了开去。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因为我是以桑娃为我的笔名的。后来她告诉我，桑娃写的诗给人的感觉是深沉，浪漫和温柔的。当时学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学组里的文学女子。桑娃在许多人的议论与猜测下，渐渐的令人产生一种浪漫的绮想。

后来，当许多人都知道了原来许梦生这种大块头家伙就是桑娃时，无不从云端



上跌了下来。而且，还有点不屑的说：Ce……。

当然她这等女生也有点不屑我堂堂大男生，竟也故弄玄虚，用起这么别致的笔名。我起初是这么以为。不然怎么她来跟我邀稿时，会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来。后来她自己说：我天生就是这样，这么一副冷面孔。

她对生活的态度有时真叫人不恭维。她喜欢看书，看镜头和看电影。但她却不肯正眼看别人一下。她喜欢斜斜眼的看人。她每天独来独往。对别人的事总提不起兴趣。在别人眼中她是孤傲的，不合群的。但她依然我行我素。虽然，她是一个最不懂得处理自己的人。

譬如说，屋子的钥匙时常不见了。还拖拖拉拉的过了几天后才翻箱倒屋的到处找。在下雨天的早上不去上课，躲在屋子里闹情绪。或者，交功课的日子快到期了，才开始干着急。拉着我说：大爷行行好吧。

我其实并不怎么讨厌她。甚至渐渐的喜欢她那特立独行的样子。她其实还蛮心地善良的。只是她很不喜欢事事都大事宣扬一番。惟恐别人不知道似的。

有一次我跟她回去她靠海的家乡游玩。第一次尝试了解这个有着海一般深敛的女子，在家庭成员众多的环境里，是怎样的和众人疏离着。在同一个屋檐下，住着好几房叔婶姑父母侄子

等。成员众多的挤迫与生活的不安，妯娌间的争执，侄子间的争吵。各人又忙着各自的生活琐事。谁也不需向谁负什么责任的样子。长年累月的煎熬下去，大家都显得有点不知如何自处和相处。直到后来一间大屋被四分五裂的隔开后，大家才能稍为缓和下来。她又是自小没母亲或姐妹们的热闹习惯，好像乐在冷清清的自我世界里。所以，只见她带着我，在厅堂里来回穿梭。没向任何人介绍我，也没人愿意和我打招呼的样子。

但是看见她走出门外，跟邻居的孩子玩在一起笑闹一堆的样子，又蛮天真可爱的。她还拿出她拍小孩子的相片，然后站在我旁边，呆

【好书介绍】



**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自学 RichWin97》**

上网必用利方 RichWin97，轻轻松松学 RichWin97。上网浏览中港台中文资讯没烦恼，利方帮您将英文网页翻译为中文，自学 RichWin97，即可自己掌握全球各国资讯。(122页)

方正资讯网出版

资讯工艺电脑丛书



呆的看着我看她的绝作的样子。

那日阳光很温和。我和她分坐在海岸的长堤上。她举起相机对着我。她说：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乡，想念海上那群追着渔船而飞的白鸟。白得发亮的飞鸟。

而我将是远离渔船的飞鸟。不知，我是否将会在另一个陌生的港湾，找到我梦中的渔船。

于是我为她拍下了背后有渔船和飞鸟的半身照。我十分清楚的记在我的脑海里，她那天真的笑得很开心。

后来的校园时常会有我们的踪迹。我有时会自然的去宿舍载她去上课，等她下课后一起去吃中饭。她很少和女生朋友在一起，说是

女生比较烦。所以我也乐得间中当她的司机。她很很喜欢山坡上那间红色小屋。喜欢在傍晚时分央我骑摩多载她去那儿吃鸡饭，喝柠檬汁。她说：我们哥儿俩双剑合璧，天下无敌。

我认识她之后的第二年，当校园里的凤凰木又烧红了一大片山坡时，她开始谈恋爱了。只是，她的对象不是我。

她的对象是另一个写诗的男子。

我记得去年终时，她接了年度散文集主编来做。然后有好长的一段日子，她时常跟那些编委在一起讨论，吃饭。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我几乎见不到她一面。放长假时，她又跟那些编委们去南部小岛旅行及开选编

会议。

那时已是我的第三学年了。某个清亮的日子，我又开始为下一个实验报告在图书馆忙着找资料。当我走下楼梯准备去吃中饭时，迎面碰见了她。还有，她身边的另一个他。一时间我也不知怎样反应。她倒是没尴尬也没什么特殊的表情。其实我也认识那男子。所以也省了介绍这个环节，少了愣在那里的尴尬情况。

其实我之前已听别人说过这件事。有些人更直接问我说：她不是和你一起的吗，怎么那么快就换货了。不愧是文学女子的深藏不露。那时自己也颇不以为然。一方面觉得自己和她只不过是亲近一点的朋友。另一方面也没听她跟我

【好书介绍】



## 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 《一网打尽》

上网后，中文资讯何处寻？《一网打尽》搜罗了全球 6000 多个中文资讯网站分门别类。一找就有，不必费时费神在网中大海捞针。一册在手，遨游网络中文资讯通行无阻，是网中人必备的中文网站大全。（399 页）

方正资讯网出版

资讯工艺电脑丛书



说最近跟谁比较亲近。也许是学会那些多嘴帮又再乱嚼舌头了。

但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她确实和别人谈恋爱了。在我觉得我和她的一切都还来不及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感情是慢慢滋长的，所以理所当然的以为她也会这么想。

我的好友阿 Pong 认为我不该就此放弃。他说：在所有写诗的男子当中，我觉得你是最诚实的。哦。或许是吧。因为校园内常常流传着各种花边新闻。说是某男子又恋上了另一个极具特色的女子。又没多久却看见他跟另一个女子亲密的走在一起。这些所谓的写诗男子，都不多不少的有点声名

狼籍，包括她现在的写诗男友。但我许梦生却是个没有任何滥情史的男子。但她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到今天我都不知晓。

我非常担心她的感情生活。虽然，这似乎已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作为一个曾经和她无所不谈的朋友，我唯有默默的祝福她。阿 Pong 说：许梦生你根本不是男人。你竟然会输给一个不知爱情为何物的人。

我有点自私的认为，他的确是个不知爱情为何物的人。前阵子才见他和一个可爱的短发女子走得很密，现在怎么把我的好朋友也抢去了呢。阿 Pong 说：该死的许梦生哦。我确实是该死的人。我无法在最适当的时

候，告诉她我的感情状态。

直到学年快要结束时，我才跑到宿舍去找她。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我起了个大早，骑了我那老摩多车出发。整个校园清静了很多。一路上都是黄色的落花。仿佛秋天来了似的，让人嗅到了分离的愁滋味。很多人都考完试回乡去了。她写诗的男朋友也走了。阿 Pong 告诉我：许梦生，你还不赶快趁虚而入。那个男子听说考完试当天晚上就走了。大学四年念完了。以后会在什么地方落脚，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这是阿 Pong 的系友小方说的。小方是她的密友。

我想我至少还是个君子。虽然，我对于昔日的感

## 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 《新手上网 2》

网络新手自学上网不求人，本书教你如何召开网络电子会议，运用网络电话节省电话费，参与新闻论坛，使用网络即时聊天等功能。(222页)



【好书好介绍】

方正资讯网出版

资讯工艺电脑丛书



情仍难于忘怀。我真的只是想去看她。这时候她一定需要朋友的关怀。那天是1991年4月10日。我在她宿舍的窗口轻声的叫她。像年前的多少个日子那样。那时的窗口是垂挂着浅蓝色的窗帘。她会用手拨开窗帘，探出头来，然后向我微笑。

现在她住的宿舍是在二楼。她没有拨开窗帘探出头来。几分钟后我看见她的楼梯口出现。许久不见，她明显的瘦了。并且，多了一层愁雾在脸上。

我什么也没说。怕一开口就说错话。她反而显得自在得多，开始问我关于考试的情形。我们在学校的附近吃早餐。还遇上几个考完试后还在校园内流连的友

人。大家在荫凉的树下喝了数杯奶茶，天南地北的说个痛快。情形就像去年的茉莉花小组一样，她是组长，而我是外来的常客。因为比她的组员来得更勤快，结果变成两人更畅快的谈论。我给她介绍了村上春树的《舞舞舞》后，她在后来的日子里，陆续的看了《寻羊的冒险》，《失落的游戏弹珠》与《听风的歌》等。并且热切爱上了那个非常性格的男主角。她说：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男人哦。这个生活在大都市的男人，既靡婪又清醒，独自承受着一种欲罢不能的悲情。

其实我应该知道我就是她口中的普通男人。我会专心致志的对待爱情，诗以

及生活。我无法亏欠别人，更无法让心爱的人为我伤心。

但她那个不普通的诗人男友呢。明显的那是个极不快乐的男人。听说他在半夜拿着 Jim Croce 的卡带去借给她，并且说：过了12点后，我就24岁了。17年前，有个歌手在这个时候死于飞机失事。他唱的那首歌叫〈在瓶子里的时间〉：但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你要做的事……。他倚在她的窗口旁，在夜深人静时这样唱着。如果时间可以装在瓶子里，我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倒出来。可是啊，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这样唉叹着。

那个夜晚她就跟他出

# 上网服务

**方正资讯网** 为您提供全面的企业及团体上网服务：

- 网页设计
- 上网及培训
- 网上广告服务
- 企业网络架设咨询
- 网际网络工商用途咨询及服务
- 电子邮件
- 网际网络主机的设立及维护



方正(MSC)有限公司 (451734 A)  
PUC Founder (MSC) Sdn. Bhd.  
1A & 1B, Jalan Jasa 19, Taman Medan Pejas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URL: [www.founder.net.my](http://www.founder.net.my) email: [info@founder.net.my](mailto:info@founder.net.my)

别再犹豫,即刻与我们联络:

**询问热线**  
**Tel: 79551111**  
**Fax: 79558888**



去了。去了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买了现成的小蛋糕，在附近的海边庆祝。

现在她就在我的身边。脸上挂着不怎么样的笑容。让我想起她家乡的那一片海洋。仿佛，离得我好遥远。我现在才开始觉得，已经在慢慢的失去她了。

她的恋爱故事后来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跟她也无法再回到从前的样子。中间已隔了她的许多心事。

1992年7月19日。又是凤凰木烧得火红的日子。因为毕业典礼，我在校园终又见到远离岛城已有一段日子的Ah Pong。自毕业考后我一直没有离开岛城。Ah Pong说：我看不起你，你要么就直接跟人家说，不然就干脆一点，放开一切离开吧。我也无法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不错我是蛮喜欢岛上的日子。另一方面，我是无法放心就这样离开这里。自从那个男子离开这里以后，从没看见他回来。也没听谁说她曾经远去那里探望朋友。小方说：这些年她实在让人担心。

我有时回来探望她，她总是一副无事人的样子。总是欢欢喜喜的带我去逛街，吃遍岛城上的小食。但是我亲耳听见她晚上轻轻哭泣的声音。连她的室友也这么说：我开始住进来时，半夜时常听见她的哭声。但是隔天早上她却否认了。所以一开始还蛮不习惯的。总是，觉得怪怪的。

Ah Pong和小方在隔年的12月结了婚。我终于在Ah Pong的婚礼上见到了她。她显得益发消瘦，没有了初次遇见她的那种神采。自她在4月毕业后至今，我才第一次重遇见她。她离开了岛城，远到南部的小城教书。连她也离开了，Ah Pong说：你还留在岛城上干什么。

我继续留在岛城上，望着对面的海岛。盼望着，我们的白鸟与往事的重新归来。我但愿自己就是她寻找的渔船。虽然，这世界的港湾显然是太大了。

直到那天晚上，她终于主动的自南部的小城打电话来。她像多年前那样连名带姓的喊我，说：许

梦生，我明天要嫁人了。嫁给一个普通不过的男人。他是从事贸易销售的，四平八稳。并且在我中四那年就开始暗恋我。他在1年前获悉我在南部，就不辞劳苦的南下来找我。许梦生，我只是累了，我什么也不想。30岁以后，我决定不再写什么东西了。我想跟一个不懂什么文学哲学的普通男人，简简单单的过普通的日子。

那个晚上我买了8罐的Anchor Ice。我带着8罐的Anchor Ice，骑着我的老摩多车，延着海岸边不停的走。然后从12点正开始，不停的喝。没怎么伤心，只是类似向某件心事做一个彻底的诀别。我决定买这8罐啤酒时，还很清醒。清醒的记得在8年前，我在举办文学营的Teluk Kumbar初见她。她在微暗的海边独坐，构成了一幅固执但生动的图景。

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时常会不自觉的问起自己：像我许梦生这么普通的男子，她怎么从来没考虑过呢。//



# 归依

◎杨际光

一切都归你，  
秋林中显现的神。  
让每一颗灿如黄金的心，  
受庇于你白色的衣裙。

搜遍迷茫的空冥，  
找不到初失的、无邪的灵。  
镜子破了，你说还会重圆，  
于是照见隔世的美境。

厄难从你莲瓣中化解，  
魔障在你柳枝下消隐。  
至慈至悲的，  
划一叶轻舟，载尽两岸的孤魂。

极乐属你多恕的胸襟。  
不再哀号，不再沉默；  
也没有恐惧，终止逃避。  
回来，回向你祥和的招引。

后记：我的孩子离世后，偶到  
附近山上寻找安宁。那里有一座  
佛庙，就在庙中求了一个签。



# 伦敦玫瑰， 最后一个盛夏

◎程可欣

你的结局，我终于知道

伦敦盛夏  
避不开阳光  
避不开  
上帝的旨意。原来  
祂要你以血洗脱罪名

哀钟当当  
他们说听见树叶哭泣的声音  
达达马蹄敲响  
最沉痛的寂静

伦敦盛夏的玫瑰  
未开到荼蘼，却已无力  
一支白烛在风中  
坚持不熄

所谓该与不该  
所谓生死荣哀  
上帝不再让世人争论  
游戏时间如此短促  
来不及追踪 / 震撼 / 哀悼  
一切回复平静

一支白烛在风中坚持  
不熄



# 拉萨 SAYANG

◎李敬德



## 1 填词贡嘎机场

“如果世界同时下着雨  
我站在世界的屋顶……”  
我把双脚踩在世界的屋脊上  
“世界不会同时下着雨……”

一天四季的西藏啊  
入夏犹冷冽  
羊毛披在人身上  
缺氧的西藏  
(没有被尘网过滤  
第一手的空气)  
最接近天的地方  
遥远的——心底的西藏  
近在眼前，踩在脚下

高不可攀的高原大风吹着  
遥不可及的雪域扬起尘埃  
新嫁少妇的那种风情  
徐娘犹存的那种风韵  
前朝王族的那种风光  
贵裔后人的那种风貌

前卫的后期佛教兴盛  
伟大的少数民族聚居  
白教噶玛巴黄教班禅双双闹双胞胎的母亲  
西藏啊  
最高级活佛转世喇嘛也回不了的家园西藏啊  
天地/人/鬼神的西藏啊  
西藏人遍寻不获的香巴拉王国  
西方人失去的香格里拉……

西藏·拉萨·贡嘎机场  
魂兮归来  
田园将芜  
魂归不归?  
我用肉身挺立在风中尘中  
(不怕被风吹走的肉身)  
不是魂魄不会吹散在风中  
还未接受天葬的肉身不混同尘埃  
不是魂魄，回到故土  
不在来世，才能脱身  
我用今生的肉身来到此异域  
(前世故居，今生乡愁)  
  
拉萨，西藏的西藏

拉萨，西藏的心脏  
拉萨 Sayang 嘿  
拉萨 Sayang Sayang 嘿  
全世界不会同时下着雨  
我们? 我，站在世界的屋顶

## 2 赋色雪域高原

乐观者言：西藏有铅色的山  
却有着澄蓝的天，纯白的云  
(西藏，西藏，最接近天的地方)  
悲观者言：西藏有澄蓝的天  
纯白的云，却有着铅色的山  
(铅弹一样形态与重量  
泪珠在眼眶中滚动)  
天与地间，不幸为人

西藏的山，不是山  
而是像突破水面，往上长  
或者，山把底层植根地表下  
西藏的山不只是山  
没有因穷而凶的山依旧雄伟  
和穷凶而极恶的水依旧把伴



土地枯竭而贫瘠  
天空蔚蓝而单调  
山不大长树 不长树  
地不长草 不大长草  
天与地间，不幸为人  
贫瘠的土地单调的天空  
天与地间：  
黑牦牛吃  
枯黄草料

天地失色故有  
五彩七彩缤纷：  
经幡、毛毯、珠宝  
(连石头都上了色)  
在西藏我发现了  
色彩：服饰  
唐卡画、酥油花……

宇宙洪荒  
宇宙洪荒  
天地洪荒  
天地补色  
天地褪色  
天地失色  
西藏人  
乃发现  
色、彩……  
天与地间  
且幸为人



◎张永修

## 饮酒诗

### 1. 巴厘海 (Bali Hai)

你湿湿的笑容  
我一直错认为  
海神庙溅起的浪花  
凝集最凉快的招呼  
似月下拨浪的游鲤  
风嗖嗖的吹进浓黑的夜幕

### 2. 白兰地蜜月

(Brandy Honey Moon)

同我一干而尽  
  
强烈的欲望和欢爱  
细细酝酿  
一个收成雏型  
再约三世  
月圆温热如蜜

### 3. 巴厘米酒

(Bali Rice Wine)

寻回原乡稻花的饱呢  
实朴而质纯



如今少人提起往事  
如梦沉沉，难以打捞  
风过竹片轻响，最留连暗夜窗台

### 4. 明灯 (BINTANG)

把灯都点亮  
加上星光月亮  
还有嫩芭蕉围罩着的烛光  
把人气腾腾莹照  
倒错成去黄带蓝  
后殖民的风月

### 5. 血腥玛丽

(Bloody Mary)

为什么这么酷，玛丽  
眼圈带暗蓝的愁绪  
眼里是黑黑的深渊  
掉下去，是欲罢不能的沉沦  
开口，开口是火烫的红唇  
冲面的血腥



# 清晨阅报

◎洁翎

(马大经济系二年级学生)

Dearest C.H., 清晨餐桌上我例常翻开沾着露珠的微湿报纸。只因为潮湿, 所以异常沉重。

今天的头条有如过了夜的咖啡般冷涩, 关于某个民族获信任的醒目头条新闻已无法像综合指数的回升般让我们雀跃。我尝试寻找一宗官司案的下落, 却在越来越多的仆告和挽词中迷失。呵, 我们这些庸俗的阅报人似乎永远无法衡量新闻价值和版位篇幅之间的暧昧关系了。

一份报纸常常占据了我們过多的时间, 尤其是花费在了解一些缺乏逻辑而布满漏洞的新闻故事上。是不是阅报时应该将过度沸腾的好奇心收敛起来? 呵呵我该记得这不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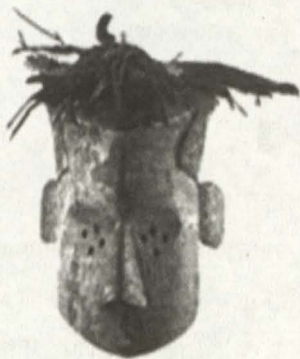
从最后一页读起吧! 于你教我比较快乐的阅报方法。的确, 女明星未婚生子

的新闻比起公务员薪金被冻结的消息不会那么令人沮丧。后来, 我就养成了反常的阅报习惯, 而导致自己常常错过了重要的头条新闻; 那些惊人的数据和触目惊心的新闻图片常常都被排挤出我的阅读范围。

但是即使如此, 生活依然一成不变, 显然与阅报方式无关。

“一份报纸总归只是一份报纸, 不要对它太认真”, 你常常这样揶揄。若不是你的提醒, 我总还是会无可救药的徘徊在现实情况和迎合大众的文字报道张力场中苦恼地与良心进行永恒的拔河赛。

像现在这样, 我小心翼翼地翻阅着散放着露水加油墨味道的早报, 时而皱眉细读分尸案的细节, 时而对着政客的荒唐言论窃笑。这一切乐趣, C.H., 简直可以和阅读苏童的小说匹比。而我知道阳光高照时, 我会带着手肘上印着的红色报章标题展开另一天的规律生活(确实无须和报章扯上任何关系)。



## 摧

◎惠婉

(博大电脑科学系一年级)

毛虫咀叶的姿势在脑中进行  
也分不清  
是种吞噬或是种蜕变  
就如希腊神殿的摧毁  
到底是文明的进步或退步  
言语已在刹那失去功能  
枯叶随季节飘落满地  
他们说冬尽春来没什么了不起  
但岁月咀嚼生命的声音  
却始终编不成曼妙的交响曲  
哀乐一声声的在梦里奏起  
是数完绵羊后另一种  
不安的叹息



## ◎周擎宇

(大山脚日新独中毕业生)

### 1. 回家

走了很远路，你提着一袋再生纸制造的沉默，而我拖着一连串没有完结的感觉。天气炎热，路面温热，我停在甘蔗水档解渴，你抛开纸袋并温柔叮嘱我不必浪费时间送你回家，就转进不可通行交通标志的巷口。口中的甘蔗水还未咽下，我弯下腰用心拾起你遗弃的沉默，继续拖着没有完结的感觉回家。

### 2. 不要怀疑

因为很久是无神论的支持者，但周围的各种原子笔、圆珠笔及墨水笔就在我准备提起时都变得重甸甸而且就像一只脱了牙的母牛一样，这样就学起了蓝，摆了一尊诗像。同事说你必须去总务处办理手续，当然手续上要有我的名字、麻烦他的理由、主任签名及几句赞美的话，那才可以随心所欲，还有不要怀疑那永远不会满足的程序。结果那尊诗像一直被我用白色包裹着，到现在。/

## ◎莫泽明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

### 1. 记忆

梦自山野荒林开垦  
挖掘未知，天空是谜  
深蓝而大海存在  
原始神秘的生命  
从古墓出来，死去的  
魂灵掀开棺盖，飘忽  
不定，游离在鸿蒙星海  
最初流浪的形态



### 2. 股市

水位下跌  
水族的爱一路迁徙  
累月长年  
奔流  
生活有时起落  
有时一个浪头冲天  
突然急速坠下  
溅起  
一颗颗凉透的梦  
隔着昨夜新闻：  
“留守爱情流失的位置  
恰如等待一尾游鱼  
腾跃如梭——。”



◎曹伟

## 1. 迷惑

失眠的夜里，我梦游似的追踪着你遗留在我心中的足迹，想弄清楚关于你和我之间，究竟是怎样开始，又是如何的结果。

可是才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是永远也弄不清了。因为你留下的一切痕迹，早就被我的泪水所浸透，都成了模糊一片。

我不禁迷惑了，难道一直以来蚀痛着我心房的，并不是你足迹的印痕，而是我自己的泪水……

## 2. 乌托邦

乌托邦，那是一个梦想中的美好地方。

伟大的政治家的乌托邦，是一个伟大的梦想，那里世界大同，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快乐无忧。

我自己也有一个乌托邦。只是我的乌托邦实在渺小，渺小得让我想哭——我梦想中的乌托邦，不过是一个能让我牵牵你的手的地方……



## 家乡的感觉

◎阿达（新加坡国大硕士班研究生）

忽然忽然很想去尝一尝家乡菜。家乡对我们这辈人来说是个很遥远很陌生的名字；但我们毕竟还曾说过家乡带来的话，听过从家乡捎来的故事，咀嚼着家乡带来的一丝淡然的感情。

于是，我们全一鼓作气，成群结队去吃家乡菜。我对老弟说，这梅菜扣肉本叫东坡肉，应是西湖名菜，不知怎么的就跑到福建，成了福建一道名菜。这蚝煎呀，加了蛋，但调的薯粉太厚，轻咬一口，口感不是那么爽，但还是家乡菜。来了炒面，有猪油渣，猪油的香味盈弥于面条间，用筷子夹着，有点糊、黏，但味道很熟悉。这是妈妈煮的味道；妈妈煮的，实至名归，就应该是家乡菜。吃的同时，放眼观看四周的众多食客，各个身上流出的一种气质，就是熟悉的感觉；细看他们的眉眼，不知怎的，也是熟悉的，有其特性。或许，这是典型的福建脸吧。

吃了饱饱的一餐，嘴里还真的流盈着一种叫家乡的味道。父亲却说，家乡啊，有很多事你们不懂的。

家乡，其实相距几百里，时间的隔距也有几十年，但寄住在心里的，却是一种揉杂了思念、感觉、感情和回忆的混合体。

下一代的孩子，其家乡或许就少不了“叻沙”、“红豆冰”、“印度煎饼”。其家乡话，该是我们此时议论纷纷的“巴杀华语”，要不，就是“新加坡英语”。家乡，是一种怀念的感情。//





## 「内」有乾坤 ——访问鲁枢元教授

鲁枢元是中国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教授，与刘再复、孙绍振、林兴宅三人被香港报章并称为“中国文艺批评四大金刚”。他从80年代初开始以文艺心理学方式进行文学批评，用心理学的观点分析文学作品及作家创作过程；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隐匿的城堡》；主编有：《文学心理学教程》（与钱谷融合编）、《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文艺心理学大辞典》、《黄河文化史》等。今年二月中，鲁教授访马之际，姚拓先生、许友彬和我联合访问，夜听“金刚经”……

整理◎林春美

蕉风：请谈谈您的研究范围。

鲁教授：我是研究文艺心理学的。文艺心理学实际上是西方的一门文艺批评理论。西方的心理学家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一些心理学家，用心理学的方法去分析文学作品，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给文艺作出什么贡献，他们是希望从文学作品里头为他们的心理学的观点找到一些依据。比如说弗洛伊德吧，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受一种潜在的心理——主要是性心理——影响。而他对画家达芬奇分析的结果是认为达芬奇有同性恋倾向。另外一位心理学家，也就是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认为弗洛伊德的观点太狭窄。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不仅仅是受个人的潜意识影响，而是受整个种族的潜在意识所支配。说到种族，可能是一个民族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千万年、从人类进化以来这整个人类活动史对目前单个人的心理活动都有影响。进一步推论，人类之前，比如人类从动物进化过来，包括动物的心理，也在影响人类目前的心理。他强调的是集体潜意识。但是几十万年的东西从哪儿去找呢？所以荣格从一代一代流传从来的神话、传说、原始艺术中去找。研究结果是认为人的某种心理活动在原初的时候都有一个原型，都有一个原始的意象。它能够通过生理和文化的因素一代一代遗传下来。比如每一个男人心里都有一个女性



的意象，这个意象影响着这个男人对异性所展开的一切活动。所以后来文学上有一种原型批评，从文学作品里头找原始意象，理论根据就是荣格的。比如大陆作家张炜写家族、种族的故事，小说里都有一个父亲的形象，这个父亲也是一个原始意象，他既是种族的权威，对这个种族起着领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又起着压制/专制作用。所以现在年轻人有弑父情结，都可以从心理学上得到解释。西方的文艺心理学有一方面的来源就是这些心理学家为了确立他们的理论，对一些文艺现象作了很多的分析。另外，西方美学上有一个分支是从心理学方面来找依据。心理学和美学一样，都是从哲学里头分化出来的，所以文艺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在西方建立起来的。

**蕉风：**请谈谈文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鲁教授：**虽然文艺心理是在西方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古籍里头也有很多有关文艺心理学的论述，比如《文心雕龙》、又比如陆机的《文赋》，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文学创作，来解释文学语言的发生。我非常推崇《文赋》，对文人骚客情感冲动最后如何变成文章的过程，它讲得非常详细。中国现代把文艺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引进并加以创造，这主要是朱光潜的功劳。朱光潜在30年代写过一本《文艺心理学》，实际上他讲的是心理美学，

是从移情说的观点一步一步推展开来的。这是中国的第一本文艺心理学专著；朱光潜后来也写过一本《变态心理学》。而中国最早的一部探讨外国心理学的专著，是鲁迅翻译自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那是1926年出版的。这本书的观点改造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是对性欲的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是性苦闷的象征；但是厨川白村却认为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个人狭窄的性苦闷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苦闷，他觉得很多年轻人是因为对社会不满，所以尝试从文学里面找出路。然而最早介绍文艺心理学的还是王国维，只是没有成书。所以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的起步也还不算迟。但是30年代之后，中国的文艺心理学就没有再往前发展，可能和战争有关，也可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文坛一直不安静，学术也受到很多非学术的东西的干扰有关。文艺心理学不止没有开展下去，而且中国国内两次取缔心理学研究，理由就是因为心理学是唯心主义。一次是在1958年，大学里头不准再教心理学；另一次是在60年代文革时候，取消心理学研究。所以文艺心理学就慢慢的被人遗忘。在国内重新提出文艺心理学是在80年代初，那时北京有一位金开诚教授，把文艺心理学又张扬了一下，还编了一本相关的书。他的讲演在大学里引起很大的注意和回响，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投入文艺心理学研



究的。一般讲起来，新时期的这十几年，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方面，文艺心理学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

**蕉风：**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的重点/对象是作家还是作品？

**鲁教授：**我觉得文艺学研究不管多少门类，它主要还是围绕着文学现象里的四个原点/纬度：一是社会，一是作家，一是作品，一是读者。这四个环结缺一不可。把社会作为核心，因为作家同样生活在中国社会之中，文学作品总是要反映社会的生活，文学作品最后也要在社会上流通，所以社会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叫作文艺社会学，它研究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阶级斗争对整个文学作品的影响、对作家的观点、立场、世界观等的影响。而现实主义最切近文艺社会学。以作家为核心，因为作品毕竟是作家写的。社会生活只有化为作家的心灵、作家的血肉，它才能够起作用，而且我们阅读的毕竟是作家创作出来的文本。所以以作家的心理活动、整个创作活动为核心，也可以形成一门学问。以心理学的方式来解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及其流通的过程，这是文艺心理学。以作品为核心，也可以成为一门学问，那就是后来讲的文本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对文本进行分析。而因为作品最后起作用还

是在于读者，所以也是可以以读者作为核心，那就是阐释学、文学解释学。其他学科都可以侧重解释作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文艺心理学比较能够深入到创作与作家的内心世界去解释一些现象。

**蕉风：**作家的内心和现实社会之间可以有怎样的关系？

**鲁教授：**首先我强调有一个物理世界，有一个心理世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物理世界是可以测量的、时间空间都有定位的。心理世界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的基本立论是：文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不是同一个世界。要如实的、客观的反映社会是不可能的；要求现实主义如实、客观地反映社会，只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论。作家写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棵树，而是那棵树在湖面上的——在作家心灵上的——倒影。但是如此一来，湖面上的树和真实的树之间可能就出现变形了。我们一定要承认现实和文学之间的差异，这包括文学和现实的错位和变形。但如果变得很呢，那就成为现代派了。比如说树在心灵上的倒影，如果你的心灵像水一样流动，你写出来的就是意识流了。所以我所强调的这个内心世界就很容易和现代派的艺术观念搞在一起。而我认为，从上个世纪末，现代派的出现和整个文学的“向内转”有关。这个“向内转”就是转向作家内心，



我写我心。五四之后的、20年代的中国文学，也是受西方文学的这种倾向影响，包括鲁迅的一些小说也有很多写内心世界的，如《在酒楼上》、《呐喊》、《狂人日记》等。但是30年代，因为中国的政治情况的关系，重新受苏联文学的影响，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学比较强调尊重作家的主体性，让作家自己去表现自己。（这大概是大陆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文革时期强调的是作家要当好螺丝钉、当好齿轮，把作家当作宣传工具。）而在新时期真正起带头作用的，是王蒙在七、八十年代的几篇作品。这几篇作品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看不懂，一些老作家很生气，表示“连我们这样的人都看不懂，工农兵能看懂吗？”1986我写了一篇文章《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争论了一年多，牵涉了很多作家。一个老作家反对我反对得特别强烈，理由是认为我反对现实主义。真正发难的是江西的一个大学讲师，他觉得有必要警惕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现象，认为“向内转”会致使作家违背现实，不深入生活。

**蕉风：**你如何看待“看不看得懂作品”的问题？

**鲁教授：**看不看得懂，牵涉到文学观念、对世界的看法的转变。比如我们认为一件

事情有因必有果，但是现代人认为有因未必有果。而且他在物理学里找到了一些可以支持他的论点，比如量子力学。比如有一个量子力学家就提出了物理学的其中一个原理，叫“测不准原理”。进入微观世界之后，科学地讲，很多东西都是测不准的。能够测得准的只是一个常规世界。量子物理学家代表了一个世界观，是现代的世界观。而我们以前接受的却是牛顿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是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这里头有一个世界观的转换，而这也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再说文学观念也在转变，有些小说它不是要你懂，而是要你感受。西方有些现代派作品，读了之后不但没有美感，反而感到恶心。它写一些丑的、恶的，让你看了反胃、想吐，它的目的就达到了。它从外部世界的客观如实的描写，进入内心，内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比外界来得丰富、灵敏得多。所以一些年轻一代的作家进入内心世界之后，他写作的手法也开始变化了。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向内转”其实有两个含意，那时候我的论文里只提了一个，就是转向作家的内心，内心世界比外在世界更微妙、更复杂、更易变。另外一个含意是转向作品本身，转向文本。转向作家内心的作品还能够看懂，但是后来很多小说家写小说时采取了很多写作的策略，比如叙述、结构的方式，语码的形式等，有些采用迷宫似的



结构，就是不给你一个明确的故事。所以很多小说家这样子转了之后，也把我转得昏了头，我也看不懂了。但我总觉得作家必须以真诚的心灵来跟读者交流。我非常赞同托尔斯泰说的：每一次当我把笔插入墨水瓶里，我也把自己的血肉一同投进去；这说明“我的书都是用我的血肉写的”。但现在很多作家文本策略很重，他们的故事都是作出来的。

蕉风：谈谈你对马华文学的认识。

鲁教授：我读了482蕉风刊载的有关黄锦树的专访和文章，发觉马来西亚文坛现在也面对“向内转”的迹象。年轻人对以前老一代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感到不满，自己要去开拓一条新路，而且措词很激烈；然而马来西亚是一个大家脾气都比较温和的国度，所以他的文章自然引起很大反响。当然，一个地区的文学不能过于稳定。我总觉得文学总要制造一点动乱。但这当然不仅仅是人为的，有些到了一定时候，它是要震动，像地震一样。地壳的变化造成震动，这样一震动可能会造出一些山头来，青年作家会脱颖而出，不然太稳定也不好。/



文学外景

## 当代中国文坛 五大“板块”

◎鲁枢元

进入 末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文坛的创作运动显得更加复杂多元，并且时时发生矛盾、出现冲撞，起始于80年代初的文学造山运动似乎仍未平息。粗略地看，目前仍然活跃于文坛的创作群体大致可以区划出以下五个大的“板块”：

I. 创作主体们的人生道路坎坷，社会阅历丰富，政治热情高，意识形态性强，颇显正义感与使命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主张文学要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服务大众、推动历史。他们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创作手法更多地受巴尔扎克、狄更斯、契诃夫、高尔基的熏陶，在国内拥有广泛的真诚善良的读者，在文坛享有稳固的信誉。

II. 这部份作家更看重主体人格的独立，清醒地保持与社会大众的审美距离、批判距离，追求文学的精神品位，执著于终极价值与彼岸世界的寻觅，乌托邦式的幻想和热情多于对现实人生的认同，肩负着沉重的十字架，道远任重、曲高和寡，活得很不轻松。



被他们引为同道的域外小说家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加缪、略萨、福克纳、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

III. 这是一些比较起来更为年轻的作家，因其年轻而缺少因袭的历史重担。对于他们说来，“终极的价值”与“永恒的意义”不过是子虚乌有，文学的目的是不懈地拆除与消解而不是什么寻找与重建。他们倾心于小说文体的实验，语符的选择、叙事的竞技就是文学的一切。历史没有目的，存在没有意义，人生没有彼岸，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活着就是面对荒诞。然而，精湛的技巧、精致的文体依然掩饰不住他们虚无和悲哀，而在浓重的虚无与悲哀后面又传递出精神挣扎、灵魂呻吟的信息。

IV. 在这一板块中亦不乏女性作家，更具生存的柔韧性与适应性。在这一部分作家看来，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不过是一些令人痛苦的幻影，先锋派的激进超越终究也挣不脱生活的平实平庸。真正的生活在哪里？不过就是“打扫厕所洗尿布”“打酱油买煤气切豆腐剥葱”，就是对真实的日常琐杂生活的认同。他们有些像被现实生活“招安”了的造反派，并不十分情愿地放弃了关于生存的精神性思考，重新回归到世俗生活中，他们的文学也回到对生活的再次写实之中。这也许并非颓唐失意，而是生存的另一智慧。

V. 这一部分作家与前四类分子有很

大的不同，他们的特点是自觉主动地与当下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认同，既反对旧体制中的僵滞保守，又恶知识精英们的虚无浪漫，既调侃执政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戏弄严肃的精神思考，他们更关心的是世俗的幸福与当下的功利，他们的创作已成功地纳入“商员文化”的运行轨道，他们细心周到的策划与才华横溢的操作，使他们在文化消费的浪潮中成为时代的骄子，一旦社会转型成为定局，他们便可能成为新的社会体制中的主流。

这里把当前的中国文坛划分为五大板块的作法，不免有生硬机械之感，这不但因为每一板块中的作家彼此依然存在着千差万别，还因为有一些作家显然可以横跨于诸多板块之间，还因为五大板块之间总有些割切不断的犬牙交错，还因为除了这五大板块之外可能存在着其他一些隐形的、潜在的板块……即使权且把中国当代文坛仅仅看作是这样五大板块的存在吧，那么文坛上的碰撞、震荡、崩裂、坍塌、再造、创生都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文学地壳内的这种深层运动：由倾斜、撞击而达成新的构架新的平衡，不正是文学生命活力的显现吗？现在，中国的文学已经无须再凭借外部的力量——比如行政命令或商业广告——而是仅仅依靠自己内部的力量，就可以打破旧的定势、营造新的局面，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进步，对此我们应当具备清醒的认识。/





文学外景

# 永远在 ——永远不在

——读朱天心的《古都》❶

◎黄锦树



古都和大观园或竟是同构的，都指涉一个稳固的古典秩序，是价值、信仰和意识的居所：“家”，一个“永远会在”的处所。但是，活过的地方，及足以见证存在者曾经存在的事物，它们的永在甚至可以让存在者安心的“故”去——以做为死者永世的故乡。如耶稣的裹尸布一般，以皱褶和逝者的体迹永远留住他“永远不在”的在。

被王德威先生称做是“朱天心近十年来创作的重要盘整”（〈序论〉）的《古都》，确是一篇总结她《我记得……》以来以批判现实主义介入当前政治、以都市人类考古学视域考察发达资本主义之下台北畸零族群精神废墟的力作。于我，它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在进入关涉的时兴议题之前——对于在作者之前的系列作品中可以略微感觉到、或者不是那么准确的触及的一些问题，它做了坦然而直接的回答。这当中尤为关键的是作者对于自己的发言立场的彻底暴露，她对于当前政治的意识形态底线；与及在之前诸作中闪烁烁、迷离荡漾的早期世界观，她的美学信仰、价值守则——层层否定之除不尽的剩余。

小说从“我记得”的“那时候”出发。那时候没有咖啡馆，那时候一切依循规律的、无忧无虑的戒严下的古典秩序，而事物物有它固定的存在位置，那时候的时间还没有速度。那时候属于并不太遥远的过去，个人生命史上可贵记忆的早期段落——前八十回的“大观园”——但也可以说是属于“当前的历史”，因为它已然流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回她以一个更暧昧、更具时间意味的“位名”命名那个处所：古都。

它和大观园不一样，大观园虚有，属于小说世界，和现实的中国园林的关系是蜃影式的；它仅属于青春期，没有天空，也不临近海——虽然同样无法免于时间的



摧折。古都的“古”指称了过去的历史性，立足点却是现在，是“永远会在那儿”、每一代人随时可以造访的辉煌的过去，有现实的、确切的指涉。姑臆度状写之：“它是过去的、文明化的生活空间的秩序和地上物的大规模留驻，人类伟大精神客观的、物质投影，象徵着人类文明伟大的秩序”。它象徵了确定性；对叙事者而言，它的存在，以物质的具体性保障了不同代的人之间存在感受和思想意识之间的可以共量，也让享有共同价值和信仰的文化共同体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溃散。依据这样的描述，古都和大观园或竟是同构的，都指涉一个稳固的古典秩序，是价值、信仰和意识的居所：“家”，一个“永远会在”的处所——就特殊性而言，它既日本又古中国②。

而朱天心这回正是以这样一个既超验(理想价值)又唯物(实际存在于某处)③的立足点/出发点，以对变迁中的台北/台北的变迁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从“如此叫人

爱不释手难以抉择的町路在你生长的城市曾经也不少”(页203)，到“简直无法告诉女儿你们曾经在这城市生活过的痕迹”(页181)——“大概，那个城市所有你曾熟悉、有记忆的东西都已先你而死了”(页195)，结果“你再也不愿走过这陌生的街巷道，如此，你能走的路愈来愈少了。”(页184)活过的地方，及足以见证存在者曾经存在的事物，叙事者认为，它们的永在甚至可以让存在者安心的“故”去——以做为死者永世的故乡。如耶稣的裹尸布一般，以皱摺和逝者的体迹永远留住他“永远不在”的在。在并非遵循属地主义的中华民国首府，叙事者哀伤地发现，出生、成长于斯的自己竟然“无路可走，无回忆可凭依”(页187)的失去了家乡，而在自己的出生地“无家可归”。那不止来自于本土意识的断然否决，同时来自于被权力抹除痕迹的生活空间之物的宣示——无具体的物做凭依的物质的记忆之溃散为游魂飘魄。而不惜回到令部份说日语的本土派怀

邮购处◎ 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13, 2nd Floor, Kompleks Selangor,  
50000 Kuala Lumpur.

良  
树  
三  
书



《回荡在马大校园的师生曲》是郑良树离开马大赴香港教学后的散文集，散发着浓郁的大马情结与在马大之师生情怀。定价◎ RM6.00

《香港大学》是作者在华社活动的观察感受，让本地知识分子的心态与遭遇跃然与七篇小说中。定价◎ RM 9.00

《我情我怀》发表于《南洋商报》副刊的专栏小品，是茶余休闲阅读的精品。定价◎ RM 9.50



恋称颂的日据时代，指出昔年乃木总督时代诸多设置，乃是为了让“整个台北盆地在地理上位置上与京都相仿佛”（页223），意谓：在时间的地层堆积中，台北曾经是可能的古都——嘲讽的是，那竟是外族、殖民者的规划——然而这种可能性早已被两代新政权无情的抹除。小说中多次刻意的提到年岁老大的路树之集体被屠，或一再被迁徙而无法安心的扎根，以点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悲情。叙事者引领读者穿越大街小巷，走入她的记忆之都所有可能记取的意义的细部，在遗忘除不尽的剩余和记忆超乎常人负荷的总量之间①，进入一个多重影子和阳光的都市——台北——她可能及不可能的秘密花园，以哀悼曾经因真心信赖而寄存情感和青春的诸多可感觉之物的亡故。

令人担心的是，就在这样的操作中，作者在小说中不时显露对于她所厌憎的政权的直接攻击（如：女儿学会的唯一一句台语是“不要”），直接得令她褪下所有文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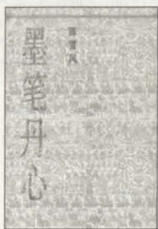
容许的正当伪装和间接手法所提供的安全界限，从过往的男性腔调现身女性、明确的指称所有幸存或消失的该城市的事物、走出咖啡馆而让自己暴露在台北的天空下、透露更多可以参照的自传性细节……，而使得这篇小说更贴近自叙传，在意识形态上也更无回护的余地——仿佛现身舍命做一场决战。然而和前此的多篇作品之以商品和物欲、物质的记忆为着眼点略有不同，这回问题竟单纯化至只锚定她认定的记忆的屠宰者，白色与绿色政权，而把她意中的台北的亡故归咎于它，似乎反而较前此诸作把问题简单化了⑤。忽略了更具威力的、解严后资本主义浩大的魔鬼意志，及它和政权之间的互动。

出走，游荡，如异国之人，却流浪于熟悉的陌生地。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怨毒”的游荡者激情、哀伤、怨怼、雄辩的独白中，在美学和意识型态上，竟可以发现她其实并不孤独：在她的流放地，早已有人在那儿。现代主义的信徒，异乡

邮购处 © 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13, 2nd Floor, Kompleks Selangor,  
50000 Kuala Lumpur.



《荷塘中的莲瓣》是诗人何乃健创作廿多年的经验、心得及文学观论集。  
定价 © RM14.00



《墨笔丹心》收录了陈雪风十三篇发表与星马及香港报章与杂志的文学评论，评论对象主要是星马两地作品。  
定价 © RM 9.00



人，那位“以自苦为极”的自虐书写、寻找终极母亲意象、披发苦吟的游子归人，已经在美丽之岛“腓无胈、胫无毛”的自我放逐许久。李永平，他那拼贴着古典中国符码的《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也是以台北为参照而建构的“古都”，惟“其名为鲲”。二者在符码运作上有所不同：〈古都〉召唤古台北(日据、清代)及京都(及隐约投射的盛唐)、以过度写实的方式笔伐现实，保留了古今之间符号的钜大鸿沟以做为针砭的依据；《海东青》则用中国符码直接的汰换现实世界中“不够中国”的部份，把鸿沟用符号填补起来，压制沟中的时差所造成的不安和骚动。相对于朱天心之借用新版日据时代台北地图来“参差对照”；李永平则是参考那叶破旧的海棠，浓缩进他重画的台湾地图，以做为前者的“小宇宙”，强注入“古”的时间性，而无意中操作了殖民地理学的符号运作机制。相对于朱天心的哀悼台北古都之永远不在，李永平则企图在他预见的鲲岛“神

州陆沉”的前夜，以肉欲极限的腐烂和璀璨为材质，重写一章〈启示录〉，或〈创世纪〉。《海东青》中常用来指称外省人的关键词“避秦”，〈古都〉亦原原本本，引陶渊明〈桃花源记〉“避秦时乱……”，而以眷村子弟为“先世避秦时乱”的“异国之人”。《海东青》反乌托邦、反桃花源；而〈古都〉亦然——甚至对大观园的隐约指涉亦然。虽然二者的着眼点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异或许是对日本的态度，《海东青》中是专嫖“幼齿”的日本老嫖客、被鬼子政府“赦免”的二战战犯，〈古都〉中却是尊贵、超然的美学秩序。一肉一灵，大相逕庭。

这篇对破落大观园做最后巡礼的力作，和朱天文《荒人手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同为美学与意识形态的摊牌之作。准此，可以让〈古都〉的第三个结局显影。川端康成《古都》末尾：

——千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孪生姐妹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回头。千重

邮购处 © 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13, 2nd Floor, Kompleks Selangor,  
50000 Kuala Lumpur.



《致时间书》，作者黄远雄，笔名左手人、圆心鸭等，被誉为大马最出色的现代诗人之一。本书是他最早期至近代的创作选集。

定价 © RM16.00



《三人行》是何漳义、马盛辉及继程三人的诗合集，诗间有情、有爱有禅意，可让读者细细咀嚼品味。

定价 © RM 4.00



子的额发上飘落了少许细雪，很快就消融了。整个市街也还在沉睡中。(全文完)

是为第一个结局。而在朱天心的〈古都〉中，A始终没有出现。是为第二个结局。在其末写的部份，或许也是《荒人手记》欲言又止的部份。A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她不必出现——她已经在那儿——和京都一样，永远在那儿。如果存心想见面，在某个《源氏物语》中就已存在的神社前，叙事者其实可以见着她的孪生姐妹在那儿盛装婆娑的跳着神姬之舞，和其他的神姬共同演出《古事记》，礼敬她们的“兰师”（胡兰成）——那是后者肉身朽灭后永驻的居所；于朱家姐妹，却也构成了古都成立的条件之一。叙事者必须离去，是因为A的另一分身长住在那儿，而今伪装成异性之同性恋荒人，行吟于岛屿她心灵的废墟。A始终在那儿，叙事者悼念的台北；从淡水到景美，A始终分享了遗忘之都所有私密的记忆，是以她其实并非独行——在第十四、第十五号公园预定地拆迁过程中目击她们愤懑的在场的靳五<sup>⑥</sup>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第三个结局：A在家——在她们的家。

聊借成词以为结，庶几共勉焉：

天人五衰，悲欣交集；华枝春满，天心月圆<sup>⑦</sup>。//

10/2/98

注：

①朱天心著，《古都》，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本短文也可说是笔者为旧文

〈从大观园到咖啡馆——阅读/书写朱天心〉（见《古都》附录）一文补上的新的尾巴，是为第八节。因只谈〈古都〉，故亦可独立。

②小说中暗示，古都也遥指想像中的江南：“……白川流过家家户户的后门，在台湾的话，一定正好用来倾倒垃圾废水，眼前宽不过两公尺深不及半尺的川里却养着锦鲤，两岸植柳和垂樱，……你告诉女儿，江南就是这样子。你哪去过江南。”（页171）既神州又日本，从朱家的精神系谱来看，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如今的江南——或者神州——是否又能容许各个昔日的古都以古都的样貌存在？

③这层矛盾及其统一既是朱天心透过〈古都〉思考问题的两个端点；也即是〈古都〉的内在结构。

④如波赫士〈强记者阜孳斯〉中主人翁让人疯狂的过量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为避免疯狂，活着就必须选择性的遗忘。

⑤然而她也以记忆的幸存者的见证者立场，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对于市民记忆的凭依之无顾忌的抹除，“本土”的立足点何在？失去了具体、物质的“无可取代的黏住人们的东西”，市民的共同体如何维系？只靠抽象的“关怀本土”？

⑥《海东青》中的叙事者。

⑦后三句借自李叔同。“悲欣交集”为弘一大师临终绝笔；“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为其临灭遗偈之最末联，萧枫编注。《弘一大师文集·文学、佛学作品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页232。

■作者为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



# 十年军旅

【姚拓自传】之三



西南  
南  
东  
北

(上)

1946年姚拓由云南回到老家鲁庄时摄。那一年，他24岁。

1940年刚过了农历新年，我和同村的姚文彬与姚荣锡，三个人一齐到洛阳去投考“入伍生团”。用现在的用语，入伍生团，就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先修班。按照我当时的学历来说，根本就没有入学的资格。可是那时候中日战争打得非常激烈，战场上的伤亡十分严重；几乎每一个部队都急迫着需要兵员的补充，受过正式训练的下级军官尤为缺乏。黄埔军校的校址，原设在广州的黄埔；1928年，校址设在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武汉等地虽设有分校，但在七七事变之前，招生十分严格，学生人数并不算多。现在，战争来了，除了迁移在成都的本校之外，分校增加为九个，分设在全国各地。投考资格降低，有中学的同等学历也可以报名。另外，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青年学生太多，各地政府也无法收容；于是，这些无家可归的学生，纷纷报名涌入各地成立的“入伍生团”；因为在这里有吃有穿有住，还有书可读。我算是托了战争的福，很侥幸地进了洛阳的入伍生团。

本来在入伍生团内要接受学科和术科的训练，但天天要跑警报，结果什么训练都没有受，军校即派人来正式招生。我相信我的国文和历史考得还可以，但数学和理化简直等于零分。幸亏那时候我已经长高了一些，体重有了增加，考官看在战争的份上，批准了我的入学，把我分发到陕



西的汉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去接受训练。1940年的春末，我十八岁刚刚开始，由一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子弟，步入了我的另一个人生。

从1940年，到1950年，我一共过了十年的军人生活；由汉中到昆明，到怒江，到龙陵，又从中国的大西南，到河南，到山东，然后又到了中国的大东北。中国的许多城市和许多崇山峻岭，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1940年我去汉中接受军训时两手空空，1950年我到达香港时依然是两手空空。从表面看起来，我的最宝贵的十年光阴，好像是白白度过；现在想来，这十年的军人生涯，倒是我的一生之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我一点也不后悔。军校的严格训练，养成了我以后不畏艰苦的性格；军旅十年的折磨与锻炼，我本来瘦弱的身体，逐渐变为健壮结实，迄今我已七十五岁，自认还能做一些事情，这全是当年留下来的底子；最难令人置信的，我的写作的

基础，也是在军校读书时奠定的；还有一点，因为我原先读书不多，在军校时为了赶上别人，我不得不加倍努力，最后我竟然远远地超过了我的同学，从此增加了我以后做人做事的信心。

我们一群千多个学生，由洛阳坐火车到了陕西的宝鸡后，需要步行六百华里，而且要用六天的时间，一步一步地翻越海拔三千公尺的秦岭，才能到达我们分校的所在地——汉中。在以前，我一天走路如超过六十华里，双脚就会浮肿；现在，不论多么浮肿，也要拖着双脚，勉强自己跟着大家向山上爬去。谁知走了五天之后，脚上的浮肿竟然不药而愈。

因为各战场急切需要下级军官，原本三年制的军校教育，在二年不到的时间内必须完成；于是，星期六和星期天，照样出操上课。在开始的头三个月，因为我的底子太差，学科和术科都远远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可是我不认输，事实上也不能认输，我已经没有后路可退，即使再苦再



本书试图勾勒马来西亚于  
复杂的族群背景下，自  
1955年首届全国普选始迄  
1995年大选时止之政党政  
治发展。



书名◎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

作者◎王国璋

定价◎RM17.00(西马)

发行◎Oriengroup Sdn. Bhd.

23, Jalan Manis 7,  
Tmn. Segar,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Tel: 03-9305422 / 33



难几十倍，我也非得拚下去不可。幸好我的身体越来越壮，恰好又是十八、九岁最年轻力壮的年纪，我常常偷偷地半夜起来温习功课，一直读到天亮，甚至把每天学习的《步兵操典》、《阵中勤务》这一类枯燥的书，都背得滚瓜烂熟。我也想不到我居然有那么旺盛的精力，虽然天天吃不饱饭，用皮带束紧肚皮，喝口凉水，马上到操场去跑两个钟头，竟也不觉得有什么劳累。半年后每月的月考，每学期的月考，一直到1941年的毕业考，我在我们的队上，总是名列第一。全总队一共有一千余人，我名列第二，得到的奖品是《蒋百里传》。我说出以上这一段话，绝对无意来炫耀自己，事实上也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我只是想告诉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尤其是来自乡村的青年人，只要你肯吃苦，肯努力，天底下有许多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很可能做得到，说不定做得比我更好。

1941年年底，我在汉中第一分校毕业

后，学校本来让我留在原校作助教，我坚持非要上前线不可；两年的军事训练，使我报国杀敌的热血更加沸腾上涌，觉得如不上战场与敌人血肉相搏，不但对不起国家民族，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恰好第一分校的主任钟彬将军，调到云南昆明去担任第七十一军的军长，他在第一分校挑选了七十名毕业生，我也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和其他六十九名同学，从汉中步行，在大风大雪中，爬上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大剑山，背着行李，翻越剑阁，到了四川东部的城市广元。在广元坐了草蓬小船，顺着嘉陵江的惊险水道，一个多月后始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在重庆改坐以木炭作燃料的老爷汽车，翻崇岭，过恶水，颠簸摇摆了一个星期，总算到了大西南的昆明。

到昆明七十一军的军部报到后，我立即被分派到八十七师二六零团第二营第六连第三排去当少尉排长。排长是军



本书通过生动与富启发性的例子，简要而系统的介绍普通逻辑的基本知识，可作为自学的参考书或逻辑课程的教材。



书名◎白马非马

编著◎李万千

定价◎RM 13.00 (西马)

发行◎Oriengroup Sdn. Bhd.

23, Jalan Manis 7,  
Tmn. Segar,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Tel: 03-9305422 / 33



队中最低级的军官。一排有三个班，每班十六个士兵，全排四十多个人，也是陆军之中最小的战斗单位。我的三个班长，年纪都比我大得多，是久经战场的老战士；我一直很敬重他们。后来在战场上，他们也真的和我配合得非常好；全排四十多个弟兄，来自全国各省，全是农家的子弟。也许我们的出身同是农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性格，我从内心深处真的是很喜欢他们。他们朴实，勇敢，真诚，而且吃苦耐劳，有恩必报。我和这班弟兄共同相处过三年的时间，一同守过江防，一同上过战场；可惜他们后来死的死，伤的伤，战后几十年来，我连一个弟兄都没有再次相见。我真的是由衷地非常想念他们。

和我一齐到七十一军报到的七十位同学，经过抗日的滇西反攻之役，再经过国共两军在东北四平街及1948年的辽津战役，阵亡和失踪的早已超过半数以

上。现在，五十多年如飞一般瞬息而过，如今尚在人世而和我仍有联络的，只有住在美国的王正明，刘水，和住在中国的薛临玺，杨佩衡，一共四个人而已。

我们在昆明只住了一个月，日本人已由缅甸攻入中国云南，占领了云南西部的龙陵及腾冲几个城市，前头部队已越过天堑怒江，正向中国大西南重镇保山推进。七十一军奉命立即由昆明赶赴保山。我所属的二六零团，走到大理时，日军已被我七十一军的第三十六师逐回到怒江西岸；我们这一团奉命驻守大理。古时候大理国的国都，就是现在的大理。大理实在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苍山上的白雪终年不化；澄清的洱海平静如镜；绿树婆娑，远山如绘，小桥流水，屋宇整洁。村庄内的居民多是彝族，男男女女，衣饰鲜明；见到我们这群身穿灰衣的军人时，个个面露笑容，一点也没有惊慌害怕的颜色。

東方  
公業

本书透过 31 篇青少年学生的友情、爱情故事，让读者了解青少年对情感、情欲的强烈渴望；表现了作者对青少年生活的细心与贴心。



书名◎爱情故事

作者◎张永庆

定价◎RM 8.00 (西马)

发行◎Oriengroup Sdn. Bhd.  
23, Jalan Manis 7,  
Tmn. Segar,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Tel: 03-9305422 / 33



我遽然来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真的好像处身于世外桃源，完全忘记了即将来临的战争。可惜在大理只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的部队就开拔到怒江东岸，去担任防守怒江的任务。这次的行军，完全用双脚步行，而且全副武装，一共走了十多天，翻山越岭，涉水渡桥，终于来到了瘴雾密布，人迹罕至的怒江地区。

怒江的河面并不很宽，可是水流却十分湍急，除了少数的几个渡口外，其他水面都是惊险的漩涡。怒江两旁，高山壁立，几乎无路可通；因为山太高，河道太低，沿河两岸堆满了腐朽的落叶，再加上气候炎热，空气不够流通，久而久之，变成了蚊虫与其他不知名腐虫的丛生之地。一直到现在，怒江沿岸仍被列为世界上三大疟疾区之一。我们的战壕和掩护体，紧紧地建筑在怒江岸边，日日夜夜与疟蚊为伍，所以，我和我的弟兄们，每个人都得了疟疾，而且是恶性疟疾。得病的人，全身发红发烧，瞪着眼睛却不能发声。我排中有好几个士兵，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像哑子一般发着高烧而遽然死亡，却束手无策。我同一连的第二排，有一个班在江边守了一个月的江防，全班十多个人，全部发疟疾死在掩护体内。我在江边得来的疟疾病，连连续续折磨了我三十年，每年总要发病三四次，一直到1975年，我下决心在吉隆坡的阿松大医院住了一个月，才算把这个缠我多年的顽疾治愈。✍️（待续）

## 下期預告

文学批评，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评估？肯定？批判？指路？搅局？作为读者、作者、学者或甚至评者本身，应该让从事文学批评工作者听听你对他们的评论文章有什么看法。请尽量言简意赅，以不超过800字的篇幅，在20-8-98之前把文稿寄至：

蕉风【文学批评之必要特辑】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或传真 03-5757194

或 email: malayap@po.jaring.my

## 订阅蕉风？

蕉风零售价格每本 RM 5.00，订阅一年（六期）则为 RM 25.00。（国外订户邮费另计。）你只需把中英文姓名、地址、欲从哪一期定起，连同邮政汇票/支票寄至：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Tel: 03-5755890



# 学生周报，学友会，蕉风和我

◎苍松

**白垚** 在 482 期蕉风写了一篇《蕉风旧事，学报当年》，让我重温了过去——

从当年我初邂逅学报，之后认识了蕉风，至今，屈指一算，已是几十个寒暑。

我学习投稿是我念初中三那年，而今我的女儿也念了中三，时间在后头猛推，转瞬间，已是三十年，午夜梦回，在迷糊的黑暗中浮游，不知是梦是真。小学时文章不经思索写下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此时此地才真正体会。我是做纺织的，充分地清楚木梭在纺织机上左右驰飞的速度。

我认识学报是我在钟灵中学念初中三那年。忘了当年是三角或五角钱一份。当时家境不好，每日零用钱仅有三角，却毫不犹豫地买下。是前缘还是情份，至今不明，只知道必须把它卷起

来，横放于书包顶端。

学报有很多版位，当时吸引我的是学府春秋，里头的土地堂及土地公，一问一答，令人捧腹大笑。巧逢那年的蔡伯龙师喜爱说笑，很多笑话给我节录或修改寄去。刊登出来后同学窃窃私语，追问何人投稿。我当然噤若寒蝉，心里却暗自窃喜。这份感觉促使我投稿给快活谷、影艺版及生活版、自由谈。

我也不清楚后来如何喜欢上文艺版，开始阅读小说，诗及散文。这是否与我平时对华文一科颇为“自负”，更视写作为易事有关系呢，亦说不明白。当年学校华文科主任是萧遥天师，他极力推荐《教与学》月刊，抽空向一班又一班的同学介绍。我没钱订购，后来因认识了麦秀，开始为他写稿。那时《教与学》月刊付不起稿

费，我也没因此退却。此是后话。

我觉得遗憾的是为何那时候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否则就会清楚记下是什么时候加入学生周报学友会。没记错应是 1968 年，也是认识周报不久。如何加入也欠缺资料。只知道那地点离我家不远，学友会在车水路及仰光路交叉旁一座四层建筑物。她矗立于顶楼。上去须走一段石级，也是后来李苍（李友成）散文中提及的 64 级。诗人观物入微的态度令我们汗颜，因为我们每天爬上走下，没有留意到底有多少级。

加入学友会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这里指的不是飞黄腾达，而是我对文艺的初识，文学的认知。对个人而言，它影响我的生命——从此和文学结缘。它也同时改变了我的观感，文学经成



为我生命一个部分。它对我的影响至深，我把文学的认知带回家里，无心插柳柳成荫，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间接受了影响。二弟后来几年竟写起小说，而且能陆续刊登在蕉风月刊，成绩比我辉煌。三妹也写了不少杂文登在南洋商报商余版。幼弟几年前在关丹教书，和学生一同搞华文学会，出版油印刊物，也介绍港台作家作品；这是较间接的影响。此后十年，家境稍为好转，兄弟姐妹各自购书，把一间狭窄的屋子变成一间小小书屋。

初入学友会，一切是陌生的。会厅里有张乒乓球桌，我们没打乒乓时把它当成桌子来阅读，写作或睡觉。厅尾有一座老迈钢琴，我原本

对音乐及钢琴一无所知，但初中三那时有音乐课，蔡伯龙师教了入门乐理，后来我竟能看乐谱弹了几首歌曲，满足了“古典音乐”的梦。

厅里也有一个布告版，有两版壁报。每位到学友会的人都会先看壁报。作品出自学友会中人，一两篇是剪稿。半年后我竟有荣幸编了几期的壁报。壁报的名字如果没记错是“激流”。初编时手忙脚乱，幸好有思采及林琅的帮忙。林是我们的美术设计，写得一手好书法，也是我校书法高手。至今我还留下一篇思采的文稿〈黄花落〉及赖敬文的诗〈父亲〉。能够付出一点微薄力量，让我感到满足及骄傲。学友会左方一个房间是小图书馆，右方应是办事处及会

客处，另一房间是储藏室。最后一个房间是住房。

慢慢地我认识了很多：人：李苍、思采（赵维富）、归雁（林平治）、林琅（林富祝）、川谷（赖顺裕）、赖敬文、商商（忘了原名，是吴日高吗？）

李苍当时在都城编学报，一回来檳城见面不忘鼓励我们投稿。他有时也给我们批评及意见。多数时候他喜欢谈诗，极度提倡现代诗的口语化。六七十年代现代诗起步不久，时常受到攻击及白眼。我的级任汪开竞师也批评我及现代派的不知所云。这间接刺激了我，我下决心要在华文及作文分数获取甲等，以表示我对古典文学亦有驾御能力。追根究底只是当时年少气盛，一股不



## 大將書行

### 文化圈的建構 讀書人的理想

Vision Learning Centr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Tel: 03-2066288 Fax: 03-2066266  
email: brainet@po.jaring.my



Map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Vision Learning Centre (大將書行) at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The map includes surrounding streets (Jalan Maharajalela, Jalan Balai Polis, Jalan Sultan, Jalan Petaling, Jalan Bandar) and nearby landmarks (交通警察局, Plaza Warisan, 奧盛, 文華酒店, 錦綸泰, 星洲日報, 中華大會堂, 海螺, 紫藤茶藝總部, Old China Cafe).



认输的脾气。(我无意对老师不敬,只是忠实地记录当时的感受。)

每每,李苍也带给我们文坛新资讯,有些是关于新加坡文坛的,尤其是牧羚奴、英培安、零点零、南子等人的动态。

当时李苍极负盛名,是大马诗坛的一支石柱。我们对他马首是瞻。对于他的言论,尤其是初涉文学的我,更是唯唯诺诺。

李苍皮肤黝黑,一头卷发头发,大眼睛,厚而翘的口唇;外型极似马来人。他有时带女朋友来,后来不知什么事闹翻了。年少时,对感情一无所知,一直认为能与诗人在一起的女孩,应感到是一种美事及荣耀。我曾羡慕因为我是孑然一身。之

后李苍留学台湾,又再去美国深造,接着,又回归台湾教书,并和一个韩国女孩结婚。听了,也不去追究其真实性。过去的永远不会回来,又何必辨真假。

还有一件轶事,有一次李苍回来学友会,拿着一小张纸念念有词,我以为是他的诗作或他人之佳作,询问下才知道是姚苏蓉唱的《心声泪痕》。他说歌曲有韵味。这是其可爱的一面。

由于李苍极力推荐余光中,也造成我对他的崇拜。余的《莲的联想》是我读的第一本诗集,是向别人借的。它对我影响至深,我对诗的热爱三十年不变,只可惜眼高手低,我没有写过一首满意的诗(当年刊登的诗不能登堂入室),更遑论好

诗。我反而热衷于散文,它给我带来更大的满足及乐趣。当年曾向思采借了余光中的《望乡的牧神》。思采钟爱叶珊(杨牧)。叶的散文我嫌他温柔敦厚,年少伤感。余的散文气势磅礴,文字铿锵,节奏明快紧凑,组织严密;令人心仪。今日如果在坊间见到余光中的文集我会不犹豫买下来。这份感情的执著不是一朝一夕。

思采个子矮小,头发细黝卷曲,厚达两寸。他是钟灵学生。其实大多数学友会中人都是钟灵生。过后才转去美以美男校念先修班。他打得一手好乒乓。似乎戴上了眼镜才有书卷味。

思采的散文我剪贴收藏最多。他专攻散文,不作他想。他的唯一散文集是《风



**大將書行**

與時并進·與世同步

**大將書行**·與您同航

Vision Learning Centr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Tel: 03-2066288 Fax: 03-2066266  
email: brainet@po.jaring.my

**專業經營**

- 本地創作·
- 文學名著·
- 當代思潮·
- 歷史哲學·
- 政經文教·

價格平實·最快面市





向》。我比较偏爱他后期的作品，即1970年从〈河〉开始的作品。他在吉隆坡写的〈吉隆坡三十个月〉、〈小风疏雨集〉及〈十五碑扎记〉渐渐由灿烂绚丽转入净化清明，不再感情用事。

归雁却是典型书生，黑框眼镜，高而光滑的额头，有点 Chinaman 味道。他是理科生，手里不时拿着厚厚的物理化学书本。他是写诗的，名句是：生命是嚼了又嚼的香口胶，虽淡也有淡的滋味（〈画虹者〉）。归雁很少产，我的剪稿集中似乎只有他的〈圣灰日〉及〈落拓的魂〉。

川谷也不多产，他是独沽一味，只写散文（现在却写杂文）。他写散文是写得辛苦，常常是一字一字的

写，缓慢经营。他体形高大，住在山上，因常上下山路，故在平地上走路也是左右颠簸。他的散文以〈潮声〉、〈走出那林〉见称（参见犀牛散文选）。

川谷带给我们的快乐是有时周六晚他借了哥哥的小汽车，六七人挤入其中，在城中兜风，有时转去植物园，希望能惊鸿一瞥一幕男欢女爱。

情感生活最丰富的莫过于赖敬文。他是名幅其实的才子，身形高瘦，戴黑框眼镜，头发下梳有 Beatle 型，一双忧郁的眼睛，加上狂傲不羁的才气，早熟的感情，当然吸引异性。他的感情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一时槟华女中女子，一下子楼下的女孩或米都的某个人。他有时

兴高采烈，有时因挫折而寡欢。我变成他倾诉的对象，有时在南园（茶室），有时在葛尼道的海边，有时在学友会前的凭栏处或后头紧急梯口的地方。除了对人倾诉，狂乱的吉打声，焦虑不安的抽烟声息，诗和散文亦是他倾诉下的产物。

赖敬文也用过赖雨琴及蓝赖的笔名。拜惠他的 Popularity，某日在 Cantonment 律，我们认识了槟华女中的香机子及林月丝（朵拉）。对我，那仅是一面之缘。

（上，下期续完）



大將書行

今天若不活在將來  
明天便會活在過去

Vision Learning Centr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Tel: 03-2066288 Fax: 03-2066266  
email: brainet@po.jaring.my

## 代購服務

舉凡本地創作或  
台灣各類出版品  
上窮碧落下黃泉  
我們竭力效勞！

（請傳真欲購書名、作者及出版社）







# 484 蕉風【寻找诗人有奖游戏】

## 成績揭曉



编号1: 〈换季〉, 邱琲钧

实际年龄: 27

诗龄:

出版诗集: 马华当代诗选(合集)

代表作:



编号6: 〈我的亚答屋小学〉, 王润华

实际年龄: 56

诗龄: 46

出版诗集: 高潮、橡胶树、内外集、  
山水诗、王润华文集

代表作: 皮影戏、象外象



编号2: 〈生日〉, 陈强华

实际年龄: 38

诗龄: 20

出版诗集: 化装舞会、那一年  
我回到马来西亚

代表作:



编号7: 〈1997年生活曲线图〉, 张玮翎

实际年龄: 21

诗龄:

出版诗集:

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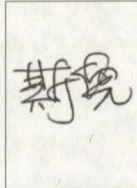
编号3: 〈我们曾在那里〉, 翁弦尉

实际年龄: 25

诗龄: 7

出版诗集: 无

代表作:



编号8: 〈梵录〉, 房斯倪

实际年龄: 21

诗龄: 4

出版诗集: 无

代表作:



编号4: 〈步上红毯〉, 宋飞龙

实际年龄: 33

诗龄: 3~4

出版诗集: 无

代表作: 无



编号9: 〈梦幻花园〉, 张光达

实际年龄: 33

诗龄: 13

出版诗集: 无

代表作: 花树、童年记忆、丛林



编号5: 〈飞船〉, 张永修

实际年龄: 37

诗龄: 22

出版诗集: 给现代写诗

代表作: 化石鱼



编号10: 〈如厕者〉, 吕育陶

实际年龄: 28

诗龄: 12

出版诗集: 无

代表作: 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





编号 11: 〈双螺旋之舞〉, 杨嘉仁

实际年龄: 21

诗 龄: 7

出版诗集: 无

代表作: 无



编号 12: 〈吃饱饭人民的宣言〉, 林健文

实际年龄: 25

诗 龄: 5

出版诗集: 无

代表作:



编号 13: 〈巨港空难“纪实”〉, 刘育龙

实际年龄: 31

诗 龄: 13

出版诗集: 旧齿轮 No.6 (合集)

代表作: 当死神和爱神并肩漫步  
在萨拉热窝



编号 14: 〈流星〉, 何乃健

实际年龄: 52

诗 龄: 40

出版诗集: 碎叶、流萤纷飞、裁风剪雨  
(合集)、马华七家诗选 (合集)

代表作: 没有, 较喜欢短诗〈掌纹〉。



编号 15: 〈致选举委员会〉李宗舜

实际年龄: 44

诗 龄: 28

出版诗集: 两岸灯火 (合集)、诗人的  
天空、风的颜色 (合集)

代表作: 最后一条街



编号 16: 〈彼岸〉, 小曼

实际年龄: 45

诗 龄: 10

出版诗集: 茧

代表作: 因为唱成了歌, 最宠爱  
是〈两岸〉。

## 得獎者 名單



首奖: 吕育陶

奖金 RM 400.00 (方正有限公司报效)

次奖: 翁弦尉

奖金 RM 300.00 (方正有限公司报效)

三奖: 林健文

奖金 RM 200.00 (方正有限公司报效报效)

优胜奖:

i. 张光达、刘育龙、黄爱洙

奖品: RM100.00 书券各一份

(大将书行报效)

ii. 吴幼婷、林爱莉、

日新独中初一甲班 (顾家威代领)

奖品: 等值于 RM100.00 书籍各一份

(十方出版社报效)

iii. 黄丽诗、房斯倪、陈强华

奖品: 等值于 RM100.00 书籍各一份

(东方企业有限公司报效)



# 【寻找诗人】游戏 成绩解读

◎林春美

寻找诗人游戏共收到 38 份参赛表格：马来西亚 35 份，新加坡 2 份，台湾 1 份。檳城州的参赛人数为全过之冠，约占 39.5%，而其中来自该州大山脚日新中学的教师有占了多数。这与该独立 / 国立中学的老师，尤其是诗人陈强华的推动有关。有好的老师把关，学生的阅读与创作风气自然比较旺盛。檳州之外，吉隆坡与雪兰莪各有 6 份，柔佛 4 份，其余吉打、霹雳、森美兰、马六甲各一份。

38 位参赛者（当然有寄超过一份表格的）当中，没有人把所有 16 位诗人与他们的诗作全部配对正确的。（猜对题数与人数详右图。若以超过一份表格参赛，成绩以猜对最多的一份计；为让其他参赛者亦有机会得奖，奖品以不重复颁发给同一人为原则。答对 8 题者人数众多，只能以抽签方式决定得奖人。）从得奖名单看来，写诗的人较敏于捕捉他人的诗语言，因此也占了较大的优势。

在参与游戏的 16 位诗人当中，被猜中率依照顺序为王润华（86.8%）、何乃健（73.7%）、吕育陶（65.8%）、

张光达（60.5%）、张玮栩（55.3%）、小曼（50%）、房斯倪（47.4%）、邱琲钧（55.3%）陈强华（42.1%）、李宗舜（39.5%）、杨嘉仁、林健文、翁弦尉（28.9%）、刘育龙（18.4%）、宋飞龙（13.1%）、张永修（7.9%）。

王润华在 484 期有一首同是以马共为主题的〈飞机与森林〉，并且两首诗在“注”中重复点出诗人的童年故乡“霹雳州地摩埠”；先略把诗展中的作品看过的参赛者大概都不会猜错。何乃健〈流星〉以拟人化手法状物，有其一贯的抒情风格，不难猜中。在寻找诗人游戏中另一位抒情诗人是小曼，惟他的诗更浪漫，也更耽美；〈彼岸〉依然不离他一路感性的轨道，应该会有更多人猜中才对。吕育陶、张光达、邱琲钧、房斯倪、杨嘉仁、林健文、翁弦尉等人城市感很强的诗多为年轻读者猜中。有不少人把吕育陶的〈如厕者〉错认为陈强华所作，这可能与后者在诗专号推出前后写过诸如：“写诗； / 然后大便。 / （记得冲水）”的诗句有关。刘育龙、宋飞龙及张永修落为最难被读者辨认的三位，有其“连锁反应”：

刘育龙〈巨港空难“纪实”〉引用很多南洋商报标题、图片说明等，以致有 23.9% 的参赛者把此诗误认为该报副刊编辑张永修之作；而张的〈飞船〉则被 76.3% 参赛者错以为出自擅写童诗的宋飞龙之手（其实，张在诗展中〈巴厘海〉之巴厘岛，即有此诗所谓“最后的伊甸园”之称。）；当然也有一些人以为宋飞龙〈步上红毯〉是今日多写短诗的邱琲钧所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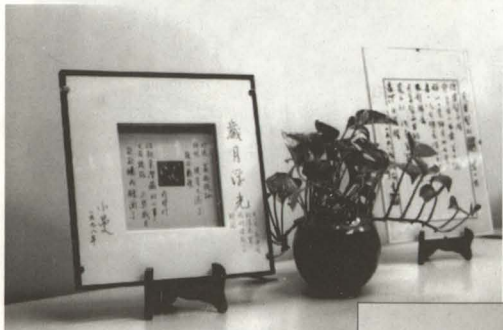
7

答对?题	人数
14	1
12	2
11	2
9	4
8	11
7	5
6	1
5	3
4	5
3	2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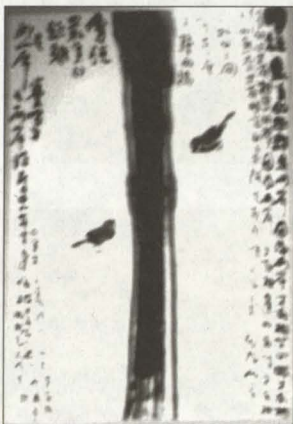


# 诗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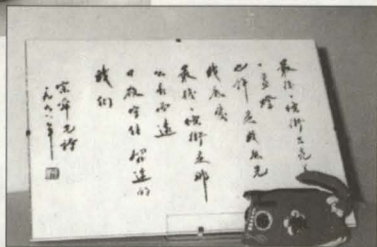
这是 484 蕉风诗专号的现场版本。时间是在 6 月 6 日国际诗人节的夜晚。“上半场”在大将书行变革厅，有静态的诗稿展览、动态的诗演绎；由小曼和傅承得主持。60 余位出席者中，484 期诗人约有 20 名。“下半场”在大将书行门外短街，有不留痕迹的笑闹起哄、白纸黑字的“接力诗”〈裸朗〉（见封底）。



◁▽▷当晚展出的 40 余幅诗稿，包括书法家姚拓与黄金炳的墨宝、画家叶逢仪的诗画及多位诗人的手稿。



▽当然也有现场版本的寻找诗人游戏。临时找了当晚在诗乐园现身的老诗人们，先以各自的南腔北调朗读一首已发表过的诗作，再揭诗题，最后让观众猜测诗作者。游戏结果显示，诗虽为小众文学，但市场还是有的，因为猜中者不全都“熟口熟面”，当中也有几个年轻、陌生的脸孔。



◁朗读何乃健（右）早年一首与其现今诗风迥异的情诗，观者一时茫无头绪。但经主持人林春美以诗人同一时期诗句“我的快乐源自你的快乐，像清歌源自伶俐的喉舌”作为提示之后，东马诗人林武聪（左）马上就猜中了。——原来，马华文坛是有“名句”的。



“文坛判官”陈雪风（左）及少年蕉风作者千城（右）朗诵的神情。



△大马“十大歌星”之一张泽，带着吉他和口琴，演唱叶啸诗作〈一叶知秋〉和他自己的创作〈没有风也能放风筝〉。





◁斗笠、身肌、清灯、  
暗影、不加修饰的诵唱  
声，是陈连和两支《短  
诗》的基本语汇。

▽在长桌另一端不时起哄的众人衬托之下，这一  
头《椰子屋》的庄若、林爱伟，街头朗诗的周若  
鹏，努力寻找诗人的吕育陶显得斯文很多。



◁文坛好久没有这样快  
乐的聚会了，图中许多  
排牙齿皆可为证。凌晨  
两点多散会之后，有人  
意犹未尽的说：“明年  
再办一场吧！”有人建  
议：“干脆全场搬上街  
头，来个露天诗会。”也  
有人精神奕奕的站在街  
心“寻找诗人”，互相讨  
论：“这首诗你看是谁  
的？不会是你的吧？”

▽“是诗人的看过来！”瞧，简单的一句话，就让右边（前起）  
的傅承得、刘育龙、张永修、郑云城多么开心的望向镜头；左  
边前方的林健文也赶紧回过头来，虽然笑容腴腆得多。而站在  
“不准左转”牌子下的李宗舜更是对自己的诗人身份具有高度的  
自觉，虽然话到嘴边，也保持嘟圆的嘴型“看过来”为先。



▷快乐的聚会应该要有「防（岁月）腐（蚀）剂」。1/7/98  
《南洋文艺》上的诗、散文、漫画，用白纸黑字「保鲜」记忆。

南洋文艺 1998年1月7日 第100期

### 非诗·只是六月 一阵发亮的晚风

◎小童

那晚，风从海边吹来，  
带着咸湿的气息，  
吹动了我的衣襟，  
也吹动了你的发丝。  
我们坐在沙滩上，  
看着海浪拍打着礁石，  
听着那遥远的钟声，  
在夜色中回荡。

### 让那阵风吹拂

那阵风吹拂，  
吹拂着你的发丝，  
吹拂着我的衣襟，  
吹拂着我们的记忆。  
我们坐在沙滩上，  
看着海浪拍打着礁石，  
听着那遥远的钟声，  
在夜色中回荡。

### 街头记

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  
阳光洒在街头的每一个角落，  
人们匆匆地走着，  
带着各自的故事和烦恼。  
我站在街角，  
看着人来人往，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那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对未来的希望。

### 诗，醉舞在街头

诗，醉舞在街头，  
在每一个角落里，  
在每一个瞬间，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它是我们生活的写照，  
是我们心灵的寄托。  
它让我们感到快乐，  
让我们感到幸福。  
它让我们看到希望，  
让我们看到未来。



# 冯今松的水墨画

◎陈瑞猷

巨匠笔下的世界充满原创性，所以迷人。冯今松笔下的红辣椒抢眼，因为它源于真实却在现实中找不到，完全是前所未见的有韵味的型。这种美学成果得自他笔下高妙的变形，而高妙的变形只有靠深厚的功力才能产生。红辣椒如此，今松的花卉、动物、山水莫不比真花真动物真山水更奇异，正是米梭的“比造化更丰富”的意思。找寻中国现代水墨画的新世界，观者很可能会把视线投向名城镇，然而，这道射自武汉的强光，将把观者的注意力引到一个正确的焦点上。





# 裸朗

(出题: 傅兴汉) ①

我们互相朗读对方的身体 (叶啸) ②

咸咸的 (李宗舜) ③

没有味道 (郑云城) ④

(不要给黄锦树读到) (小曼) ⑤

我刚刚说要离开 (周若鹏) ⑥

下一句就完了 (傅承得) ⑦

是你们的体温把我摄住 (何乃健) ⑧

这条街不长, 没有月光, 没有星光 (刘育龙) ⑨

像空的酒瓶一样 (庄若) ⑩

只有我们的诗和酒意在发亮 (吕育陶) ⑪

(所以我们继续光着身体活着) (张光达、林健文) ⑫

注:

①没听清楚诗题是如何出的, 当时还以为是大将傅兴汉书店打烊后, 在长桌的一端一边吃着黑黑的福建面, 一边借“马华文学断奶论”、“乃健”和“建波”之题发挥得兴高采烈的黄色笑话。

②叶啸吐出一口烟, 说, 好吧, 就用这么一句开头。

③李宗舜用淡淡的神情比着手势。

④郑云城嘿嘿嘿几声, 不假思索的接了下旬。

⑤面对“反写实”诗句, 小曼第一个想起马华文坛近期最具“爆炸性”的人物。众人立刻起哄, 说此句亦可括弧入诗。

⑥周若鹏握着酒杯从长桌另一端走过来, 要和他的傅老师辞别, 却被人拉住, 要出十元点他朗诵。若鹏微醺中以为必须“自费朗诵”, 于是付了十元, 在大牌档锅铲铿锵中, 很用情的朗诵: “所以我笑了 / 因为, 今夜 / 你最美”。

⑦傅承得随口说了一句, 然后忙着招徕众人“点诗”, 好让酒杯常满, 28支酒瓶排列成的几何得以成型。

⑧何乃健为了出席诗乐园, 特地提早一天从菲律宾飞回来, 盛情令人感动。诗人创作态度严谨, 诗会过后两天, 还从吉打拨电话来, 问若将“摄住”二字改成“挽留”会否好些? 此处保留当晚原创。

⑨当晚笑得最大声、起哄得最厉害的刘育龙与素日严肃的他判若两人。

⑩⑪在这条不长的街上, 连接起来的方桌相对长了很多, 当这一头的骚客门不晓得闹到哪里去的时候, 庄若和吕育陶从另一头静静传来了两首诗。

⑫乘坐慢车从槟城一站一站辗转南下都门的张光达, 与素未谋面的林健文, 在众人时而争辩时而爆笑的声浪中, 交头接耳, 很“负责任”的完成了此诗。